

樊南文集詳注

冊四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七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嘉興胡開昌泰种參校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英華原注代桂府榮陽公舊書李德

裕傳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按英華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玉冊文德裕已攝太尉至四年乃即真也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黜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此序規模全遵來示也唐賢掌制誥者每勒為制集以彰榮遇常衮楊炎元稹權德輿皆有制集此則原本無制字而改本有之則題中當分別書也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舊新書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

第五子也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宏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迎頴王於十六宅為皇太弟文宗崩宣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茂對天休〔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書〕以承天休

遂臨西宮臨音力鳩反左傳鄭人卜臨于大宮注曰臨哭也此將即位而哭文宗哭臨字史文常見舊書劉栖楚傳

諫敬宗曰西宮密邇未過山陵而紀書迎文宗入高廟將以於江邸赴西宮成服蓋靈駕在西宮制皆如此

準則九土指麾三靈〔漢書陳平傳〕天下指麾即定矣乃〔揚雄傳〕方將上獵三靈之流

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漢書鼂錯傳〕大禹得咎絲而為二王祖今陛下講

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範圍古昔〔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史卜宵夢震嗟

不寧史卜用太公事宵夢用傳說事又史卜亦可用尚書故卜功臣後人每用為擇相之典不拘禹受命事也宵夢亦可

用黃帝得風力事皆見為某先輩啓為崔福奇彭城公啓是用能文惟睿掌武〔按〕漢書太尉

掌武事故後世稱太尉為掌武此句似能文惟睿之掌武以點明太尉後人固以掌武稱衛公也然於義未安俟再考

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

者其誰氏子焉見崔福寄彭城公啓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

周訥揚吃不能仰酬〔漢書周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揚

雄傳一雄口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儀禮覲禮曰同姓大國則

吃不能劇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又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德裕時為淮海軍節度使汝來輔予霞披霧

消六合快望徐曰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文義不協恐非按英華本作快徐刊本

乃作快而有此疑也缺望亦有止作冀望解者見後漢書臧洪傳而古帖古書中快然快林又頗有作快者疑古人偶誤通耳四

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書疇咨若時登庸按舊書傳武宗即位之年七月

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為相此云四月是月兼玩上文既三四日之語與史大異豈史之紀傳表皆誤耶抑此文舛耶淵

角奇姿山庭異表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

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象輔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二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為九流之

華蓋張衡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作百度之司南見

為李詒孫啓又云晉書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帝由是盡

付元機允厭入聲神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

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集作日光靜與天語帝

亦幽闡易微顯闡幽徵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書）乃廣載歌曰元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晉書王琯傳）

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琯所草（按）古人有謂事非吉祥不當用者然

歷代史傳皆已習居第一功（見祭楊麟凌煙非閣中霍

光且圖於勳伐（見為懷）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

章（北史魏收傳）齊武成帝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

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文苑傳）齊天保中及河清天統之辰自李愔以下

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

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

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舊書傳）顏籀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高祖朝遷中

書舍人專掌機密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

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僅六七八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高宗有

臣曰嶠曰融（舊書傳）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高宗時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

嶠為之聖歷初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融聖歷四年遷鳳閣舍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

及諸大手筆
並手敕付融
元宗有臣曰說曰瓌

舊書傳張說字道濟
開元時為尚書左丞相

集賢院學士封燕國公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
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

誦之蘇瓌字昌容中宗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封許國公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薨徐曰瓌不及事元宗

當作瓌舊書瓌子瓌少有俊才神龍中拜中書舍人父子同掌
機密瓌薨襲爵許國公元宗以為中書侍郎掌文誥上謂瓌曰卿

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謹朕要留中披覽其
禮遇如此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有臣曰袁

舊書傳常袞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郎中
知制誥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與楊炎

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大歷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曰改
本云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疑此脫曰炎二字按李之來書止

云常相乃改
本增之耳

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

左傳楚
子告大夫

曰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舊書傳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吉甫
少好學能屬文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

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元
和二年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三年九月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

月再入相九年卒
贈司空賜諡忠懿

並稟太白以傳

一作

精神

史記天官書
察日行以處

位太白索隱曰太白辰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
東方朔別傳朔遊鴻濛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有黃眉翁指

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風
俗通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為務成子周為老子越

為范蠡齊為鳴夷變化無常也納非煙而敷藻思見賀上尊號表才可以淺深

魏邴漢書魏邴相字弱翁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字少卿宣帝詔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其封吉為

博陽侯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西都賦蕭曹魏邴謀謨乎其相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

富僧孺之新事南史王僧孺聚書至萬餘卷多異本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

其富博識庾持之奇字見為李詒孫啓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

南王食時之工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入朝上使為離騷傳曰受詔日食時上裴子野味

爽之獻南史裴子野傳梁武帝勅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及五鼓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武帝深

嘉焉疑王粲之夙構見濮陽公奏充判官狀無禰衡之加點禰衡鸚

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乏賢可纂續一作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

朕思不承汝勉善繼無忝英華有辱字乎爾之先公復

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一作云何日忘之臣

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一作

清宮之中（詩）明發不寐有懷一人（漢書鼂錯傳）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念北人之衆

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者親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韓詩外傳）

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韓詩外傳）

作臯魚也立槁而死餘同（韓詩外傳）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

不基允（一作）永非資內助秀南頓（集作）頓非嘉禾之瑞（後漢書光武紀）

南頓令欽生光武論曰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見）開烈山神井之祥（見）

及祭呂德駕河洲（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淑肩沙麓（見）

懷州將顯降媯之配（書）釐降一女子于媯納嬪于虞（水經注）

狀未宏褒紀之恩（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羊傳註曰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奉宗廟

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穀梁傳註曰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又）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后父

據春秋褒紀之義（舊作）淪集作論美椒塗（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衍盈升以椒塗室

取温煖祛惡氣也掩華蘭掖（漢武故事）武帝生倚蘭殿（顏延之）緣山破苒夙聞齊主之悲（說文）苒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玉篇）苒音仍說文曰草不芟新

草又生日芳又芳而證切草芟陳者又生新者列子趙襄子狩于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樂府詩集南齊時朱碩仙善歌

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二憶所歡時緣山破苻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不遜弄

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為一曲曰曖曖日欲暝歡騎立踟躕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與於是俱蒙賞賚按荏動不同韻晉宣武舞

曲軍鎮篇鎮動二字為韻與此同例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拾遺記漢武帝思李夫

人李少君曰閩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暗海十年而還得此石命

工人刻作夫人形置於輕紗幙裏繞徐刊本上樞有慶帝王

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鳴社承輝文類

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邱文類均注云社里之君也鳴則教令行唯聖人能之响鳴之怒也而

懿號未彰貞魂莫附後漢書趙各傳勅子附曰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按妃不附廟故

云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

懿祔廟之制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

已亡追冊為皇太后上尊謚奉主祔穆宗廟於是有句法仿左傳呂相絕秦體格初文宗皇帝思宗

社之靈祧祖之重傳于夏啓既不克終新書文宗莊恪太子永

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廢暴薨帝悔歸於與英華夷又集作

未能立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新書陳王成美敬宗第五子也乃推帝堯

開成四年帝立成美為皇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

敦敘九族之道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宏魏文榮樂諸弟之

志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徐曰子桓為嗣之後猜忌諸弟

攜隙日深故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入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此句所云不可解豈謂南皮之遊西園之宴少小追逐

時與按典論論論文並不涉兄弟事而舊書穆宗五子傳贈懷懿太子湊制亦云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

無已則唐人習用之也本集為鹽州刺史狀亦用之為敦族之義矣魏文有元武陂詩曰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忘憂共容與暢

此千秋情稍見友于之誼而亦無榮樂字魏志文帝惟於趙王幹親待隆於諸弟以文帝為嗣幹母有力且太祖遺令故也其他則

傳評所云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矣又北魏高祖孝文帝篤愛諸弟其紀文曰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彭

城王勰傳曰勰以寵受頻煩乃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非

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味其語實引曹魏事為比例然則榮樂諸弟必別有所據未及徧考羣書或古籍已逸耳榮樂字既不見魏書且北魏孝文不得直稱魏文

說者謂直用北魏事非矣 常曰頴邱吾寧忘邪 文宗屢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皆見舊紀但武

宗之立由於宦官矯詔彌縫 反啓嫌疑矣改本刪之為是 及武宗讓踰三四 漢書文帝紀代王西

鄉讓者三南 鄉讓者再 位當九五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 出潛離隱 初九潛龍

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九二見龍躍泉在天 九四或躍在淵諱淵為泉 揚

八彩於堯眉 春秋元命苞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尚書大傳堯八眉者如八字者也

挺二 當作三 肘於湯臂 徐曰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按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

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又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則作三肘尤諧聲矣 故外則上

公列辟內則 英華脫則字 常侍貴人 後漢書宦者傳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內宮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 漢書李廣傳上使中貴人從廣按兼及閹人語殊贅設改本專從

求仙引起乃為善於立言 咸願擬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

吮墨搗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也 呂氏春秋虞帝

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日復日兮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 易乾

簡能以公於是 是有聖容之贊 一品集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

擬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
皇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
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鯁

一作者慕周偃武漢書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耳鮑宣傳上書曰朝臣亡有

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肉食者效晉清談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晉人多尚清談

如云百書王衍傳惟談老莊為事矜高浮誕遂成風俗後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

力以匡天下猶豕不豮牙易豮豕之牙吉註曰豕牙橫獠剛暴難制之物豮牙禁暴抑盛疏曰褚

氏云豮除也薑因搖尾詩卷髮如薑箋曰薑螫蟲也尾末捷然疏曰左傳已為薑尾言其尾有毒也餘見濮陽

公遺表氛興燕易謂安祿山叛范陽駕狩巴梁謂明皇幸蜀九十年鑿

輅不東禮記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應劭漢官鹵簿乘輿大駕

猶周金輅也謂安史亂後車駕不復至東都三千里華戎

遂隔西京賦隔閼華戎謂隴右諸郡陷吐蕃者日者上口降鑒元聖恢奇

上謂天元聖謂老子非湯誥之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

忠之帥首亂之邦謂范陽納忠之帥謂張仲武復我疆理平我仇讐集作疆理

我邊鄙臧負羽蒙輪國語晉獻公伐翟祖卻叔虎被羽先升獲我仇讐遂克之揚雄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

羽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後漢書賈復傳被羽先登注曰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又漢制考被羽先升注曰繫鳥羽

於背若今軍將負氍矣左傳晉伐偪陽圍之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已聞

於深入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赤莠邪幅莠可通芾詩赤將

事於駿奔陳萬方一作賄以展儀備四旗而告捷本旗

作旂小誤集作駟介左傳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然非所用隋書禮儀志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

曰旟以供師帥三曰旟以供旅仍願集無於箕星之分史

帥四曰旟以供倅長必用此也天官書尾箕幽州巫閭之旁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北追琢貞珉

詩追琢其章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宗臣見祭楊郎中文公乃

更夢江毫見上兵部相公啓重吞羅鳥見舉人獻韓琮啓町畦一作河

濟町畦見祭呂商州文若詩町畦鹿場傳曰鹿跡也非所用矣呼嘯神祇宋玉招魂招

些述烈一作聖之英猷答大藩一作之深懇既事苞

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見

李詒螭蟠龜戴一作蟲篆鳥章漢書藝文志六體者古

孫啓

書（魏略）邯鄲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晉書備恒傳）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又曰秦有八體四

日蟲書（拾遺記）蟲章鳥篆之記（晉書陸鳥書（拾遺記）構思而君苗硯焚（晉書陸

雲嘗與書曰君苗見灑翰而元常筆閣（魏志）鍾繇字元常兄文輒欲燒其筆硯（王粲傳注）粲才既

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卿相至於朝廷議奏皆閣筆不能措手公於是幽州紀聖

功之碑（舊書張仲武傳）會昌時為盧龍節度使時回鶻擾邊有將特勒那頡斡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

仲武遣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獲馬牛橐佗旗纛不勝計仲武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帝詔德裕為

之銘餘互詳為李貽孫啓碑文載舊書仲武傳（按）幽州紀聖功之銘專為破那頡斡蓋此功專在幽州為仲武所獨也其後逐烏

介迎公主則劉沔石雄之功居多而其地在振武軍也那頡斡走為烏介所殺天街之北獯鬻攸

居（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

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正義曰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晉書

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舊書（回紇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又謂之特勒後稱

迴紇焉餘見河結以闕氏（一作）降我皇女（漢書韓王信傳）南盧尹賀表（支同）上乃使人厚遺

闕氏師古曰闕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奉春君婁敬常為遠使（漢書婁敬

樊南文集詳註 卷七 七 中華書局聚

傳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號曰奉春君上使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匈奴傳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

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西京雜

記元帝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牆不肯匈奴求美人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楊望樊育同日棄市徐曰舊書迴紇傳肅宗以寧國公主出降德宗以咸安公主出降穆宗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紇凡和親者三故云

乘以無年遂忘舊

好見為李分偵邏於甌脫漢書蘇武傳注區脫匈奴邊境

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注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若今之伏宿舍也餘見滎陽謝上表遺一作祭酹一作於蹕林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蹕音帶鄭氏云蹕林地名顏師古曰蹕者遶林木而祭也按遺餘也又去聲醜也周禮遺人註以物餽贈也左傳請以遺之此遺字似此解秋時馬肥每利入寇俾我刁斗晨驚見祭崔

零夜設見桂州賽公乃上資宸斷旁耀一作軍謀心

作靈臺見為裴手為天馬見為舉充國四夷之學此

日方知薛公二策之徵他時未爽並見李既而鬼

祭酹祭薛文手為天馬人啓充國四夷之學此

日方知薛公二策之徵他時未爽並見李既而鬼

日方知薛公二策之徵他時未爽並見李既而鬼

箝飛辨

史記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註曰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從橫家隋書志鬼谷子三卷周禮春官典同

疏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鉗箝同

邳石降籌

漢書張良傳良遊下邳圯

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其書迺太公兵法餘

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

後漢書段熲傳熲遷護羌校尉延熹四年諸種羌共寇

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

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為所誣起復為護羌校尉遷并州刺史

寧教

李邑更毀於班超

後漢書班超傳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此數語言其力破羣議

勢協聲同

火燭水灌

左傳聲子曰王夷師燭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燭其城不浸者三版魏世家知伯率韓魏攻晉陽歲餘引汾水

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魏世家秦引河溝灌大梁城壞遂滅魏

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

王

後漢書竇憲傳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轄柳塞之歸

車

山海經鴈門山註曰即北陵西隴鴈之所出在高柳北漢書地理志代郡高柳縣西部都尉治王融春遊詩枝分柳塞

復梅妝而向闕

太平御覽引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

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妝按敗
回紇平澤潞太原皆詳為河南盧尹表為李貽孫啓不更箋此段
謂逐鳥介迎太赤翟即潞及晉城赤狄州屢見喪帥歸珪通諸
和公主還朝也

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者何有闕伯之弟兄日高辛氏有
嗣子諒闇歸之者讓之義也

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誕景升之兒子日高辛氏有
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病甚以琮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
舉州請降吳志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公堅

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

若豚犬耳按積為從諫之姪故有此二語然未顯豁宜改本刪
之也新書傳通鑑積父從素為右驍衛將軍武宗召見令以書諭

積積不從然此將憑蜀閣見為柳欲恃吳錢姑務連雞
事殊不足信

並見李靡集作思縛虎後漢書呂布傳布降曹操顧謂
詒孫啓

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二句為河朔
三鎮欲為輔車之勢未肯恭行征討也不如改本寫得詳重既

垂文誥周語祭公謀父尚有羣疑也通鑑他宰相皆以
日有文告之辭

為國力不支且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
十年如何可取請以積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

乃挺身而進日重耳在喪不聞利父禮記晉獻公
之喪秦穆公使

人弔公子重耳且曰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
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孺子其辭焉
衛朔受貶祇

以拒君見李詒孫啓今天井雄藩見榮陽請不敘錄狀金橋故地見

河南尹賀表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見為河南

尹表坐為汙俗文宗外相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屈唐之使相則外

相也從諫太和時加同平章事行有一作匪人易比忠謀既陳上意

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太原楊弁之亂殊懿公之

東徙一作涉渡河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

曹若紀侯之大去其國見為白從事啓二句謂李石出奔汾州稽於時議

憚在宿兵見為絳郡公啓通鑑楊弁請積約為兄弟朝議諳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公又揚

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見李貽孫啓帥惟宗室新書宗室宰相傳李

石襄邑恭王乃元一作文非王勤商之邑詩商頌元王桓撥傳曰元王契也國語玄

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后稷造周之邦詩世而興水經注契始封商上洛商縣也

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詩即有郃家室傳曰郃姜源之國也竟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左傳周書曰文

王所以造周瓜瓞具存詩縣瓜瓞堂構斯在見為懷州表餘詳為盧尹賀表荀虧

策畫不襲一作習誤仇讐左傳楚文夫人曰令尹不尋諸仇則讐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則

是獎夙沙縛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並見李昔

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徐曰疑作五萬史記白起傳趙括軍敗卒四十萬

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按史記趙奢傳云數十萬之眾降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

凡四十五萬而國策與史記又有言坑趙降卒四十二萬數皆小異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

二國左傳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史記年表首冠以周末則吳

吳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也按史記年表首冠以周末則吳

也凡十四國周為天王故索隱專以吳為言耳桓公葵邱之會王

人與諸侯為八而國語云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皆與

此不合此況指中國諸侯如史記所表耳今真將軍為時而出周亞夫事見濮

相無郵曰此真將軍矣賢諸侯代不乏人况其俗產代

地之名駒見為河南富管涔之良璞按爾雅西方之

珠玉焉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

之山其下多玉句所用也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至巧冶鑄于

將之樸漢書作樸今本文選作璞徐氏據之而引管岑王使二童子獻劉曜神劍一口誤矣史記蘇厲遺趙王書代馬胡犬不東下

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即此二句之用意也

有抱樹辭榮之節（水經注）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曰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靈於地故作桂樹焉（琴操）介子綏作龍蛇之歌而

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子綏即子推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戰國策）豫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為啞變其音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

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躡足以謀（漢書陳平傳）淮陰侯信破齊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言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

屈指而定見賀破奚寇表

謝安之圍棋尚

劫（晉書謝安傳）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圍棋有劫習見之事

曹參之飲酒正酣見為張周封啓

適有軍書見賀破奚

寇（春秋）齊侯來獻戎捷

邲午謝衆（左傳）初衛侯伐邲邲午於寒氏城其西

果聞戎捷（春秋）齊侯來獻戎捷

北而守之宵燭注曰午衆宵散（又）趙鞅謂邲午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其父兄皆曰不可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子孟怒遂殺午趙稷涉寶以邲叛

此曰謝衆當用午衆宵散抑豈以殺午比殺薛茂卿耶

平豹

出奔

左傳晉卻芮殺丕鄭及里丕之黨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史記丕

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陰用豹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戰於韓虜晉君歸

樂毅不歸

戰國策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攻秦下七十餘城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

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齊燕王悔懼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望諸君乃獻書報燕王史記

樂毅卒

於趙 **鄒陽已去**按舊作鄒衍今考漢書傳鄒陽仕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

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若鄒衍則自齊適梁適趙適燕皆見尊禮無所為已去之事且與下文複矣後與劉稹書亦用此二事故

改定新書傳有劉稹將薛茂卿事已詳為裴祭薛郎中文矣又有李佐之者為從諫觀察支使娶其從祖妹後其奴告佐之漏軍中

虛實稹殺之李師晦見從諫恣橫假言求長生不與事請居涉及稹敗帝擢為伊闕令李丕為昭義大將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為游

奕深入遂歸朝帝擢為刺史詳詩集行至昭應縣篇而從諫妻弟裴問為賊守邢州與刺史崔嘏自歸成德軍洛州王釗歸魏博通

鑑有稹再從兄匡周為中軍使兼押牙郭誼患之言於稹稹使匡周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出家必滅矣文先敘昭義事未竟插入

太原事至果聞戎捷句則謂太原已定矣此四句又指昭義諸人之攜落而歸正者然未可確為分指以下則謂誅劉稹也數語殊

添支節改本刪之而作分敘方為明暢又按新書傳弁與稹連和稹諸將言我求承襲彼叛卒也乃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佐屯鼓

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稹而通鑑只書弁遣其姪與賈羣俱詰稹約為兄弟稹大喜及呂義忠擒弁後王逢擊昭義

將康良佺敗之良佺退屯鼓腰嶺無會敗太原兵事竊意昭義焉
肯加兵太原新書探唐末雜史說部所謂事增於前者要未一

皆實也附標於此餘可類推 **砥磨周鉞** （書）牧誓王左杖黃鉞 **水淬鄭刀** （史記）天官書火

與水合為淬漢書王褒傳清水 **萬里來袁尚** （英華）作紹誤 **之頭**

顛一冢葬蚩尤之肩髀 （並見）賀破奚寇表 **何其纂立大效** （集）

功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 （謂）點夏斯君長漢書敘傳河間賢明

為漢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史記）司馬相如傳中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欲願

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南夷傳）再駟皆 **留犁徑路** （漢書）匈奴傳韓

張猛與呼韓邪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 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

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 **對湏酪以**

飯七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契刻也 **知羞**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用反水作湏釋名酪乳

汁所 **毳幕氍毹** （漢書）司馬相如傳旃裘之君長咸震怖餘見為李詒孫啓 **望衣冠而有**

慕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編讀曰辮 **大畢伯**

士之肩 （肩）一作範誤大英華作文注曰集作大徐曰當作大畢伯仕周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今自大畢

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注曰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仕與士同此喻堅昆呼韓單于之師改本

作呼韓谷蠡之師此單于二字誤漢書匈奴傳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又兵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乃立其兄為左谷蠡王其冬共立日逐王薄胥堂

為屠者單于發兵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屠者單于以其長子為左谷蠡王少子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

此喻或執玉而朝靈囿一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使尚書

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二公曰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徐曰以臺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害或解辯

而拜甘泉隋書突厥傳詔曰襲冠解辯同彼臣民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賜以冠帶衣裳並垂於冊書光彼明一作命謂以賜姓名用名

以命之似非也通鑑點戛斯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其君長曰阿熱攻回鶻大破之焚其牙帳蕩盡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

與唐同姓遣人奉公主歸唐為回鶻烏介可汗所邀奪會昌二年十月遣將軍至天德軍言今出兵求索公主二年二月遣使獻名

馬德裕委點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不可吝此名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

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命德裕草賜點戛斯可汗書中有云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今回鶻殘兵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

夷六月入貢又賜之書四年三月遣將軍入貢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又賜之詔諭文中宗英可汗以下謂此事也又其時回鶻

之將温沒斯帥衆內附乃賜國姓并賜其弟數人名遂爲勳臣故有大畢伯士數語言其或來朝貢或遂臣附也會昌一品集有異域歸忠傳序謂温沒斯有點夏斯朝貢圖傳序謂堅昆又其時賜回鶻可汗及劉沔答回鶻宰相諸書皆德裕所草俱載集中百

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

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通鑑）自回鶻至塞

上及點夏斯入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改本小結東處殊勝原文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一作乾土輒曰爾有獨斷朕

一作無疑謀固俟沃心（書）啓乃心沃朕心不可假手（左傳）鄭伯曰鬼神

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公亦分陰可就（晉書陶侃傳）侃曰大禹

當惜分陰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

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漢書）

傳）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聞子虛而嗟不同世

者（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此賦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韜用兵之

樊南文集詳註 卷七 十一中華書局聚

道使如疾雷不及掩耳機難終日易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屬宣室未召見賀

寇表武帳不開見舉人上公莫暇昌言且陳密疏賈太

傅之憂國故一作固動集作洞非深誠用治安策論封建事山吏部之論

兵詎因夙習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州郡悉去兵濤論用兵之本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

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餘已詳陳許奏充判官狀凡所奏御罕或依違舊書封

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

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

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以上二小段乃來書中所云并奏議等也及武宗下武重光

書音君文王武王宜重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見獻

相公光餘見河南盧尹賀表按諜西崑漢書禮樂志宮童效異披圖案諜一穆天子

府謂冊率億兆同徐刊本心列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

詳為河南垂百一作億千萬年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

晉於玉檢瑤繩之內見為李詒孫啓平勃於綠疇讒

鼎之間

左傳讒鼎之銘注曰讒鼎名也正義曰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

甘讒之地二者並無案據按此為叔向與晏子語也而韓子齊
伐魯索讒鼎以其贗往則是古物而在魯者餘見汝南公賀元日
表與滎陽公賀破奚寇
表圖疇義同當用洪範

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

土之議漢書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
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吏定議

堂之圖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

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
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

考肆覲之禮於梁生書肆覲
東后後

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年羣臣言宜封禪泰山不許三十二年
上感河圖會昌符之文乃詔梁松等復按索河維讖文言九世封

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梁松傳松博通羣書明習
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取封禪

之書於犬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
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

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餘見為柳珪啓

盡皇王之盛事極臣

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顙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龍七十餘人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禹書就掩孔靈符會稽
記會稽山南

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匱壁立于雲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
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

各盡其宜此兼用禹穴見表狀中非用靈寶要略與吳地記吳王
闔閭時靈威丈人入包山洞取靈寶經二卷孔子云禹之書也事

然猶進先嘗之藥

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獻高手

之醫

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漢官儀丞相有疾朝廷遣中使太醫

手藏周旦請代之書

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旦代某之身公

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

追漢宣易名之義

漢書宣帝紀初名病已元康一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

詢舊書武宗紀本名灑會昌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

炎一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

爰擇嘉名式遵令典宜改名 作為大誥 書序周公將 祈于

昊天 書召誥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始終一朝紹續

九德 書九德咸事紹續即 其功伐也既如彼 史記

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 其制作也又如

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

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不言制禁

一作集非

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

郡人蓋大昂中邱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中邱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

有風雨

翕張之氣藂臺高邑

地理志趙州領高邑縣餘見上河東啓

有山河

隱軫之靈

左傳表裏山河註曰晉國外河而內山蜀都賦方轅齊轂隱軫幽輻謝靈運詩隱軫

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沈約詩上瞻既隱軫下睇亦溟濛

萃于

直躬慶是全德許靖廊廟之器

蜀志許靖傳評曰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黃憲師表

一作長之姿

後漢書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與語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按以下改本全刪尤見大體

何晏神仙

見祭呂商州文

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美詞氣有風

儀嵇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雖土木形骸不加自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

好色賦序玉為人體貌閑麗

王衍白皙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左傳有君

子白皙馬援之眉宇

見祭伏波文

盧植之音聲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音聲如鍾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

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水鏡之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餘見山南薛從事啓

託

丹青而為裕

按英華作裕徐氏疑當作格今思衛公名裕然生者不相避名且二名不偏諱為裕猶有餘

裕也格字必非余疑其本作譽音訛
為裕細玩亦非也餘見為李貽孫啓
至於好禮不倦禮射義好學不

倦好禮不變用和為貴敬一人而取悅孝經三敬一人謙六

一作位而無咎徐氏引謙卦九三以解三意集作點似以默黯字之訛

識孔融薦禰衡表宏羊潛計安世默識確乎寡辭見為鄭從車匠胡奴罔

迷於半面後漢書應奉傳註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
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

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
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

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
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

而呼魏志王粲傳粲與人共行
之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不誤一道聿成儉訓不有長物晉書王恭傳

無長物昔猶卑官端坐心齋見為柳江革分謝朓之舊

襦便為臥具南史謝朓大雪中見江革做絮單周正得

袁憲之談柄常一作在講筵南史袁憲字德章憲父君正

會宏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暨義時
謝岐何妥遞起義端宏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按一句中得字似

誤五車自娛三篋能識並見安平公奏充判官狀麗則孔門之賦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清新鄴下

之詩陸機陸雲別傳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任助薦士表辭賦清新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重以多能推於小學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王

子敬之隸法適媚晉書王羲之傳子獻之工草隸按王僧虔謂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晉書

采以入傳書斷謂小真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吳錄皇象字休明廣陵

江都人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王僧虔名書錄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沈著痛快宜和書譜皇象官至侍中工入分篆草初

學章草沈沈著痛快論者以象書比龍蠖異時一作相逼當代

世一作罕儔不妄集作過一人後漢書第五倫不敢妄過人食此則泛言交遊耳慎

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范滂傳滂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願集作頌僑札交貺者稀見滎陽公謝端午賜物狀故能應是昌時

媚于天子憲章皇極燮理元穹燭耀家聲粉飾國

史侁帝典之灝灝噩噩

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尊

王道之蕩蕩平平

見賀德音表

而又不節怨嗟

易不節若則嗟若

知進憂亢

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張良竟稱多病

史記留侯從入關留侯

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

王充方務頤神

後漢書王充傳蕭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造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時德裕已為分司閑職故云

無潁陽之善田

漢書翟方進傳汝南

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潁陽漢屬潁川郡鴻隙陂正在其地故曰潁陽善田舊注引王翦事而疑當作潁陽誤矣

乏好時之巨產

漢書陸賈傳賈楚人也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何曾之食既去

英華作既疏注曰集作疏去徐刊本作既

去皆可疑晉書何曾傳曾為丞相加侍中拜太尉進爵為公領司徒進太傅曾性奢豪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

設帝輒命取其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虞棕之鮓方嘗

南史虞棕傳棕為侍中祠部尚書武帝

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鮓鮓一方而已此二句借食味以言罷相居東也然何曾事畢竟與上下

句不倫改本盡刪之矣

憂其厚味

周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嵇康養生論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有爽和氣肴藪

英華注疑作藪非也

無佐

按英華作無在集作無任皆不可通此必作佐謂

肴藪之外無厚味佐之也故改定詩其肴維何包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琴鶴有餘成萬古

之良相集作一代之高士晉皇甫謐著高士傳繫爾來者景

山仰之按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傳景大也鄭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此與高山合

為景山似兼用詩傳景山某昔在左曹亞以給事中出故實

每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穀梁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告人也禮記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深非

義約文孔安國尚書序承詔作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窺於風采代天之言

既集書皇陶謨曰禮記及夫禮樂之天工人其代之蟠地之樂難忘極乎天而蟠乎地

蓋屬才華用為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

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將頽嚴之淺近

杜預春秋左傳序未有類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

遐八桂森爽皆屢見莫逢博約寧遇切磋處無價之

場率然占玉尹文子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置於廡下明照一室大怖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獻魏王

王召玉工望之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天下之寶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

登一作立不枯之

岸麤爾論珠

見李詒孫啓

雖嘗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

叩頭再拜上

集無此六字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題從文粹而首有丞相二字唐無其名故刪之

〔文苑英華辨証〕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徐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故附錄

之〔舊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餘詳

桂州謝上表〔按〕原稿非不華瞻莊重然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

文章之工拙匪徒學問所為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段全改中

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運以清機讀

者細為體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

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

有訓誥自脩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

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繇遠其代工掌
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
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
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
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
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
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
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
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
英華有之字器也厥後寢微寢長英華作寢以微長下於魏晉
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
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
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

新書蘇頌傳自

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餘詳上篇常楊繼美於代宗之

世〔舊書傳〕楊炎字公南文藻雄麗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

美者時稱常楊焉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按〕下世字英華亦作代避諱也今從集洎憲宗皇

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

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

平吳定蜀時一作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

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舊書李吉甫傳〕憲宗即位劉闢

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由是甚見親信元和二年春擢為中

書侍郎平章事至六年正月自淮南節度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國公至淮西節度吳少陽卒子元濟請襲位吉甫以為淮

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守禦宜因時而取之始為經度淮西之謀九年冬暴病卒〔新書傳〕

李錡在浙西請領鹽鐵又求宣歙吉甫言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劉闢拒命高崇文圍鹿

頭未下吉甫言漢晉宋梁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首尾不救崇

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功居多又度李錡必反曰錡庸材所育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徐

州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除後患韓宏在汴州多憚其威詔宏子弟率兵為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
鑄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鑄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卒按李鑄事舊書傳不載新書傳平李鑄在吉甫為相後今文皆作在內署時則以阻其鹽鐵宣歙之請也元和十三年討平淄青李師道在吉甫卒後所云料齊二書傳皆不載舊傳云及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新傳云姑息蕃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此所謂卑諸侯也 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 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衛公長慶中事惠皇 舊書紀 穆宗睿 聖文惠孝皇帝 為翰林學

士訓誥之業彰於前 一作傳誤 聞 檀弓 我未之前聞也 舊書李德裕傳 穆宗即

位召入翰林充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長 慶元年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昭

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

庭 舊書傳 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

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彤庭 一作 奏罷別承天

睦帝亦講伊訓說命一作伊尹傳說之旨定元首股肱

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

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

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史記外戚世家景帝王夫人夢

日入其懷此貴徵也生男即武帝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

胥備朝廷有禮詳汝南華州賀表華夷述職河朔修貢唐自

再失河朔終不能復故以河朔修貢為撫馭之盛事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

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註見前按此段原藁所無今先敘太后祔廟為引而以兩次尊號之冊挈武宗一朝之始終包諸詔

書碑贊於內尤見森嚴封域無虞陸機辨亡論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天子脩然有

求元之思舊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即位之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殿

修金籙道場帝親受法籙餘見為河南尹賀表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

〔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後漢書〕光武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

欲以以字無頌山河而褻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

之贊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

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一作

腆一作坦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

機上資神皆作宸今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

霆既震爾雅疾雷為霆犬羊遂一作遠潰疣贅披抉莊子外篇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移於姓腥羶解離禮記月令春其臭羶秋其臭腥國語子犯曰偃之肉腥臊

〔廣韻〕腥豕臭肉羶羊臭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

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薊門即范陽之地瘡痍

榛棘一品集刊本作長安並蒙榛棘襲世未平至是一作於漁陽帥華英

有師仲武一作張仲武掃除妖孽一品集本作儻亂〔按〕一品集多訛字今且並列之耳

臧獲仇讐〔漢書司馬遷傳〕臧獲婢妾應劭曰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凡民而

聳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
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 奉揚威神乃底康

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一品集作之塞魏志田疇傳豈

以易爵賞魏書地形志北平郡新昌以敘一品集聖功

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命一品集作公舒

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見不

寐而白鳳來成一品集諸侯不朽之勳尊一品集

元后無私一品集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英華

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嶮恃

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八字一品集作乃敢

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一作帝疑公

累罄一作奇忠一作謀且言一無曰重耳在喪不聞

利父雄一品集渠當作受戮祇以拒英華文粹皆作

君一作君按舊本皆作雄渠受戮徐氏引漢景帝時吳楚七

愚謂當作懼國反中有膠東王雄渠以證之今考史漢皆止言

雄渠與吳楚反漢擊破誅之未嘗獨有他事也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文定用此事宜以兵懼君由於忠愛尚自納於刑况稱兵作亂哉漢書禮樂志註抵忤也冒犯也亦可通然若果用此事則疑懼字之訛也

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一作搖河

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一作脊匪人坐為汙俗若

是可忍一作若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

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

兵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壺關縣北

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壺谷至武安縣南入於濁漳常山勁卒

書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改常山漳水謂魏博節度常山謂成德節度

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一作其未萌制其

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

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成德軍節度治恆州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改鎮州故又稱鎮

翼節度戮力從命按此述德裕奏請遣李回使諭魏帥何宏敬鎮帥王元逵事詳為李詒孫啓此實

克平昭義之要策時亞亦從李回行故較原稿所敘更中要害
時告魏鎮二帥以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邢洛磁三州
以報天子二將聽命皆棄韃道左讓制使先行事具史書絕壺關之右臂收泚水

之上游（水經注）濁漳水條下枝水俗謂之祇一作泚水水
承白渠於藁縣之烏子堰昔在楚漢陳餘不納左車

之計悉衆西戰韓信遣奇兵自間道（左傳）獲茲渠魁在此成

算又轅門叛將橫（一作）水餘克竊上相之旌旗

盜晉陽之管鑰（詳賀尊號表）帝怒斯赫人心愈疑

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

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

宗室是元祖（英華作）勤商之邑后稷造周

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

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彌牟衛將軍文子也）哀

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左傳）以作亂皆執利

衛侯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哀）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

南氏相之注曰南氏即彌牟

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敘力主戰伐以破羣疑較原稿更詳重由是

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

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

棋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一品集作奏

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文粹作兵誤淬鄭刀萬里來袁

尚文粹作紹誤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

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

定風俗若是之重也文粹無也字公於是有伐上黨

之制平晉陽之勅上黨謂積晉陽謂弁宗英英華作華誤可汗獻

琛輸一作貢賈越自絕漠一作域通於本朝大畢伯士

之肩呼韓谷一作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

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一作史冊光被明命公

於是一作史冊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按此敘點夏斯事

而兼及回鶻温沒斯內附皆詳原稿與代李貽孫啓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

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

者可以祛聾聵得傳一作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

管既拔芝泥將熟乾一作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

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

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

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疏一作封章達於旒袞

一作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

豈可與傳賦一作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

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歲在乙丑會昌五年羣公常

伯書王左右常伯常任傳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舊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

少常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

災沴不作三英華文粹皆作二今從年殲醜虜頌本

興北伐之詩一作師誤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詩序

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而又移一作伐摩尼之風圓覽經三清淨摩尼寶珠

映於五色隨方各現按文以摩尼統言釋教也又考舊書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淫酪憲宗

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武宗紀會昌三年摩尼寺僧莊宅錢物差官點檢抽收蓋此寺僧

皆回鶻人始立於元和時而會昌時亦毀之紀文所謂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也通鑑注曰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

鶻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制祠部歲祀磧西諸州火祇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壞浮圖之俗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此謂拆寺之事見河南盧尹賀表

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神一作武公乃觀東序

之圖按西崑之諜鋪舒名實藻縟文采一作質誤類

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簪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前見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

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

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一作文於犬子盡

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

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日請

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一作于誤大誥祈于

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此一段與宣懿附廟一段為首尾其功

伐集作攻闕文粹作攻伐誤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

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

帙二十卷與十五卷不同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

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大中元年亞自

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貶至大

中元年七月再貶潮州司馬此書至之時已貶潮州矣餘詳年譜以典誥制命示于幽

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元珠莫究其文粹作不究於

倪域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邱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與諾索之而

不得乃使象周象罔得之聽希聲莫窮於高下老子大音希聲承命震

惴

一作恐

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二四伏伏字無念

江陸修

一作盡讓

邊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

功難持

一作恃誤荀子天地無全功按此下全改莊嚴團聚大有東漢遺風

大名難兼

一作堅誤大名以人物言字屢見

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

而無温

一作陽誤

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

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

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

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

一作陽

咸秦者幾焉

鵬鷺不傳之以馳騁驛騶不授之以騫翥如應

龍者鮮焉

見鄭州禱雨文

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

寇師

一作老

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

者幾焉

以上以天地人物立論

是以保衡傳說佐佐殷宗一作

王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

契以一作已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

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上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二云登之粟立石頌德焉登琅邪立石刻頌秦德曰云云

二十九登之粟刻石其辭曰云云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云云三十七年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云云

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以上數語應起段周勃霍

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華

文粹一作嚴廟一作廊廟漢書董仲舒傳作筆而不至巖廊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

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庶巖廊謂巖峻之廊也自是已一作以降其類實繁惟

公文粹作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

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于直躬慶

是全德文粹作粹于厥躬一品集本作粹乎厥躬華夷仰德今從文苑英華蓋四序之陽

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一作中之姬旦

集有也字樓純是東京法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一無云爾字今刊文粹脫

粹脫
行字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

集作十

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

間後聯為鄆相國

楚令狐

華太守

崔戎

所憐居門下時

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祕省房中官

一為開成

四年試判釋褐一為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以上皆詳年譜

恣展古集

通典一祕書省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

籍粲然畢備

往往咽噓于任

助

范

雲

徐陵庾信之

間

咽噓即嗚噓魏志注

太子又書與繇曰執書嗚噓不能離手

之嗚噓嗚烏沒切噓巨略切

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

景哀

一作衷

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或目曰韓

愈

文杜

甫

詩彭陽

楚

章檄樊南窮凍

人或知之仲弟聖僕

原注義叟

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

士為第一二常表

集無表字

以今體規我而未焉

一作

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

去聲

表記所為亦多冬

如南郡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江陵縣故楚郢都舊書志荊州江陵府荊南節度使治舟中忽復

括其所藏火燹息淺切墨汗烏故切玉篇燹野火也半有墜落因

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

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宣和書譜觀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

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

六甲之取也楚辭琨蔽象棋有六博此注曰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宏博經用十一一棋六白六黑漢

書吾邱壽王傳善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簍也說文之簍行棋相塞謂之簍鮑宏簍經三簍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

行故謂之格五禮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曰方名東西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王粲儒吏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按六年所教之數一至十也五方即方名此云四數其四方四時

之謂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校所校英華汗烏汚反似有訛刊

今從說文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

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整屋

尉〔通典〕整屋漢縣山曲曰整水曲曰屋屬京北府〔按〕篇中三言明年辨詳年譜與班縣令武公

劉官人同見尹〔按〕左傳官人肅給後代史文如北齊書循吏宋世良傳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還

孝壯勞之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郎基傳州府官人酷吏盧裴傳遷尚書左丞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

重跡屏氣隋書王韶傳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後進位柱國文帝幸并州韶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許善心傳攝黃

門侍郎留守京師煬帝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循吏梁彥先傳四海之內凡曰官人王伽傳官人無慈愛之心不加曉示致

令陷罪酷吏趙仲卿傳鞭笞長吏官人戰慄舊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赴選官人多京債李衛公論潞磁等州縣令

錄事參軍狀云官人皆由選擇可委輯綏蓋官人本統內外貴賤各隨其宜以稱之其後乃於令長掾屬及赴選筮仕者習稱也前

人辨之未備故詳引焉班縣令或班姓而即令整屋者武公徐氏疑作武功武功屬京北府劉官人似官於武功者新書表有京北

武功劉氏亦可舉尹即留假參軍事專章奏本傳以尹為稱然皆未可定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

年譜假參軍假法曹參軍也詳偶成轉韻詩箋

數月〔集作〕李玘得秦州〔按〕杜牧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翹院六韻結云隴山兵十萬嗣子握珮

弓註曰今鳳翔李尚書太尉長子其名其地其時皆合必即此李玘也可以略補翹傳之闕月餘朱叔明

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舊書杜宗傳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維州城降執政者與德裕不協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聯為章賀

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以秦原安樂二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靈武節度使朱叔明

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季榮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張君緒奏收復蕭關

勅於蕭州置武州改安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民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辦賜之冠帶八月

鳳翔節度使李北奏收復秦州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棕收復維州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

河南房魯宰相世系表房魯字詠歸者元齡之裔然非河南似非此人也文粹有房魯上節度使書全唐詩話長安木塔院有進士房魯題名處似即其人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嶠之誤詳詩集

和孔詠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璜字祥牙一唐詩紀事開成三年登第長樂馮顥彭

城劉允章新書劉伯芻傳孫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後為東都留守是數輩者

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舊書牛僧孺傳字思黯穆宗長慶二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太尉諡曰文簡按贈與諡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中初卒未賜諡曰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

書牛僧孺傳字思黯穆宗長慶二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太尉諡曰文簡按贈與諡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中初卒未賜諡曰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

文簡按贈與諡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中初卒未賜諡曰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

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

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

碑云大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然則義山於三年春時抵京明矣天下設祭者

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曰吾太尉當是牛氏宗黨有杜司勳

之誌舊書杜牧傳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太平廣記引唐闕文牧在牛僧孺揚州幕惟以宴遊為事出沒倡樓

僧孺密教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及徵拜御史僧孺錢之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密報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

書記過某家無恙牧慙泣拜謝終身感焉故為誌極言其美誌文見文粹與子之奠文傳今不二事

集有文字為不朽十月四年十月辨詳年譜尚書范陽公盧宏正以徐戎

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是判官非掌書記詳年譜故事軍中移

檄英華只作易徐刊本作檄今從之牒刺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

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

薨宏正遷宣武節度使仍據卒於徐鎮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

事講經集作始復欲註書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集作教天下學生為

文章七月六年七月尚書河東公柳仲守蜀東川奏為記

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在徐已為判官此故求改

也詳年譜與赴東川諸詩箋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集作新練兵作教場閱數

軍英華實左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互見濮陽陳情表判官務檢舉條理

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

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

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

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太平御覽引水經注五臺山有五巒巍然故曰五

臺晉永嘉三年鴈門郡人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中人為先

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

莫知所在故俗人以為仙者之都矣中臺之山山頂方三里西北

陬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為

紫府仙人居之其九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即文殊師利嘗

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按今本水

經注脫去而寰宇記引之互有省節今合校正一二字也寰宇記
仙人居之下又有內經以為清涼山句其九臺之山似訛北為九
耳元和郡縣志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十里道經以為
紫府山內經以為清涼山當亦本鄙注也華嚴大疏歲積堅冰
夏仍飛雪會無
炎暑故曰清涼於文墨意緒闊略為置大牛集作篋塗
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辛相世系表
楊籌字本勝監

察御史餘
詳詩集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牋刺因

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

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為二十編名

之曰二字集
作為

四六乙

舊皆作一然必為乙所謂
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此事非平

生所尊

英華
作專

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

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

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荆楚歲時記正月
夜多鬼車鳥度家家

插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門一作牀嶺表錄異傳如備
留名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間遇陰晦飛鳴愛入人家

鑠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齧下一首常滴血也血滴之家一
即有凶咎前序言月明此以無鬼鳥言非陰晦亦月明時也

如大中元年十

集作十一
二誤

月十一日夜時

原注是序
前四六之夕書

罷永明不成寐

集作書罷永嘆
際明而不成寐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新書元結傳
後魏常山王遵

十五代孫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

結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出
佐使府代宗立巧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久
之拜道州刺史進授容
管經略使罷還京師卒

次山有文編

新書藝文志集類元結文編十卷英華載文
編序曰天寶十一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

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又曰叟在此州今五年
矣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時大歷三年也

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

元結傳作自釋曰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

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
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

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當以漫
叟為稱藝文志儒家類元子十卷又浪說七篇漫說七篇小說家

類元結猗玗子一卷按顏魯公所撰墓碑作猗玗字
是次山詩集志不載其篋中集一卷乃選本非此所指

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

文藝傳蘇源明京北
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

見取於

公浚陽公

元結傳禮部侍郎陽浚
按撫言亦作陽文粹作楊

始得進士第

文編序陽

公見文編數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明年
都堂策問羣士竟在上第元結傳擢上第復舉制科

見憎

於第五琦元載

新書表第五琦乾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載寶應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

母喪不得終其哀

元結傳經略容管身諭蠻豪綬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

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

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

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

文粹原注

外

曾孫遼東李暉辭

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李氏按暉辭無可考

收得之聚為

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絲遠長大以自然為祖

老子

子天法道道法自然

元氣為根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

變化移易之太虛

無狀

莊子道不游太虛老子是謂無狀之狀

大賁無色

易賁无色也

寒暑攸出

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

史記天官書中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又曰衡殿南斗又曰北宮南斗為廟又曰東宮蒼龍又曰西宮參為白虎

方嚮物色歟何從

生啞鍾復鳴

舊書張文瓘傳虔威子文收尤善音律嘗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召文

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黃

雉變雄

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類奏雌雉化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獻之則天臨朝之兆

山相

朝捧水信潮汝

王充論衡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為潮抱朴子潮汐者朝來也夕至也一月之

中天再東再西故朝水再大再小郭璞江賦吐納靈潮或夕或朝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

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

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

始生狼子納孫競於跳走爾雅狼牡羴牝狼其子獒

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足即此類也左傳狼子野心說文漢律能捕豺狗購百錢狗本作狗剪餘一作斬殘

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說文儒柔也北史王晞傳武成本

忿其儒緩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宴然此趨儒意相近也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

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綽長河不

知其載詩汎汎楊舟緋纜維之傳曰緋纜也疏死而更生

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

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

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

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西京賦擘肌分理切截纖顆如墜地

碎若大咽

〔文粹注〕

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

〔爾雅釋樂〕

伏虎背上有一二十七鈕敵刻以木長尺櫟之

刺眼楚

〔文粹注〕

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

〔禮記〕汗其宮而瀦焉

如

在危處如出

〔一作〕

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

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

不知有

〔一作〕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

〔一作〕

篡辯頭鑿齒

〔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南方鑿齒民注曰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按〕南夷志黑齒金齒銀齒諸蠻皆鑿齒之類此以言遠方種

類非用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也餘見一品集序

扶服臣僕融風彩露

〔淮

子〕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註曰艮卦風一名融〔易緯〕立春條風至此以發生萬物言〔洞冥記〕東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

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

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齒者

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

得盡其極也

〔晁氏讀書志〕結性耿介自謂與世齟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

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而論者徒曰次

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

徐刊本作無乎而文粹作無書味句意似言有此一書不必更有他

書故雖不師孔子可也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按一本

傳初為文瑰邁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造意為主意緒可尋則詞源易泝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爾雅

註曰黃色鳴自呼

樊南文集詳註卷七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七

師古

〔舊書傳〕顏籀字師古〔新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按〕師古似以字行則以字為名可也以原名為字唐初尚有

一字

九族

〔臯陶謨〕惇敘九族

魏文榮樂諸弟

〔按〕典論論文云至若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是謂富貴榮樂身亡則止不如文章不朽於諸弟何于此句且闕疑可耳

綠疇

〔淮南子〕做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圖疇義同

穎嚴

〔按〕左傳西狩獲麟疏穎容字子嚴陳郡人與賈逵服虔並舉即此人

論珠

〔梁書顧協傳〕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

發號施令

〔書〕四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明罰敕法

〔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一王之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垂死王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顯然疑顯然之訛漢書韓信傳諸將顯然陽應曰諾

拒君〔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說其乖大義也與此引用之意相合

彌牟衛將軍文子也見檀弓

羣公常伯見揚雄羽獵賦

摩尼之風〔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貞觀十二年詔曰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

於義興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通鑑〕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注曰回鶻之摩尼猶

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

官人〔尚書臯陶謨〕能官人〔按〕此最始者其後隨宜稱用不足詳引

李玘〔英華〕授李玘鳳翔節度使制生王侯之女家傳帶礪之盛業

移檄〔晉書葛洪傳〕洪所著移檄章表〔舊書職官志〕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關刺移關謂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移

謂移其事於他司

清涼山〔法苑〕珠林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通鑑注〕五峯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

陽公陽楊字古通呂覽稱楊朱曰陽生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八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吳江潘西庚馴之參校

書

別令狐 拾遺書

（通典）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

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按）舊書絢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當即轉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為侍臣故秩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中書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卻類感憤然是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動當屬未得進士時也豈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

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螫螫哉不幸天能
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
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
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
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
父翁不知其枉正

徐刊本誤
作狂直

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

貞汙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

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

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

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

決爲流行之義故以言
淚流徐刊本作法似非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

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

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

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

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

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史記廉頗傳〕免歸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

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廣韻〕嗚呼此輩

真手搔鼻敲〔廣韻〕敲跑鼻也〔按〕亦作臙南史宋前廢帝紀肆罵孝武為臙奴魏書王氏世臙鼻江東謂

之臙〔禮內則〕不敢噦噦噦咳而喉噦人之灼痕為癩者〔說文〕噦氣悟也〔玉篇〕

〔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以為癩也市道何肯如

此輩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

曰吾索之乙得若干〔今刊文粹〕曰其贏若干戊曰吾

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

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

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今刊文粹〕是何長者大人哉

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迴環
 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
 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
 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
 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
 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
 大賈而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
 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
 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
 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己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
 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
 宜白虎通娶妻卜之相宜否前祝曰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進
 後日文粹作日誤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

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

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卽一日可

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者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

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

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

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

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

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一作細而

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

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文粹作二百必于字形近

而訛史記伯夷傳伯夷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蘄盟津之八百蘄求也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死者

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言甘餓死者豈求為與王之佐歟徐曰當改作蘄如左傳宋公蘄之意誤矣史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

期而會盟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

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

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上崔華州書

一作牋按此是上崔龜從非崔戎也乃朱長孺疑二十五當作三十五

徐氏則力辯其必非義山作為編文者誤采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為崔戎遂致總無

一合今既辨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為戎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鍊傳太和時凡典禮闈三歲九

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為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

丞憲銜故有中丞閣下之稱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崔鄆為宣歙觀察使鄆傳云太和八年權知禮部

而於鄆傳云兄弟鄆鄆三人知貢舉掌銓衡為時名德新書亦云崔氏兄弟凡為禮部五蓋權知禮部

者權主貢舉也文中崔宣州指此若賈耽則兩書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舊書崔羣傳於元和七八年雖

為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歙豈得僅呼崔宣州哉然則為鍊為龜從為鄆審矣開

成二年義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年或春初尚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遽得官須再試或辟舉

亦尚有獻書求知之事耳至三年二月龜從入為戶侍四年鄆入為太常矣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

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
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
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
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
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去聲出其下哉凡
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按一爲三典禮

年見詩集故番禺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當於六年應試爲
賈所斥八年又爲鄆所斥下云居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年以下

也錄於太和二年同考
制策此不可言禮闈 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

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
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
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
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
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

再拜

幅短而勢橫力健不減昌黎

與陶進士書

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即後所謂華山尉耶按未可定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舊書傳劉知幾子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新書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己而已亦祈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求京師又亦思

前輩達者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己也固已有

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

數年卒無所得私怪徐刊本誤作祕之而比有相親者曰

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

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

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

壞句不見本義者譏謂太毒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

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

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

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為詩文投之卿大夫謂之行卷

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

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憑一日之短長也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

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

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

為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正深於薦託也乃云爾哉開成二年高鏞知貢舉擢

商隱進士第見本傳鏞出為鄂岳觀察使故稱夏口公而不稱其郡望則是時鏞尚在鄂岳也餘詳年譜二十道志鄂州漢江夏郡

江夏記曰一名夏口沙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

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此味

數句其感令狐淺矣時必已漸乖也爾後兩應科目者兩應科目係他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

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即下博學宏詞南場試判非也又以應舉時

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

乃為吏部上之中書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紀咸通二年試吏部宏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

之中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按周周輝也見代為表李未

知何人疑為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和初為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

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二年拜中書舍人讓夷既先充翰林學士則轉郎官必如周輝之兼內職開成時為舍人亦與學

士同職也 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

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

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

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

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

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

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

之也左傳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

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

西左右後漢書逢萌傳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不知方面所在亦不畏矣去年

入南場作判南場謂吏部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

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為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勝引銓注等法封演聞見錄高宗龍朔之後以不堪

任職者衆遂出長勝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李肇國史補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舊書李峴傳為

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後又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一荆書選舉志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

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按〕通典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之唐會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慶以後每停黔嶺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嶺中往弊是南選今弊是北選餘詳滎陽公舉王克明等狀則其時閩嶺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按〕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試判非謂拔萃也拔萃自尋在尉宏農罷後詳年譜徐氏誤會而駁本傳之非則轉謬矣

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號〔舊書本傳〕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實以太

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

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

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

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曾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陝號觀察使

終祕書監〔按〕舊書傳崇元孫合餘詳年譜陝號觀察使自領陝州刺史故曰今太守也姚合於開成四年八月涖陝而五年冬暮

又別有京北公涖陝見代作賀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

低儼耳〔說文〕儼垂兒一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

不敢驚張〔公羊傳〕禧公四年卒怙〔荆〕玉蓋〔怙服也〕靜也嘗自祝願得時人

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諡

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

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

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通典）華州西至京北府百八

十里東至宏農一百二十五里西岳華山在始得（今刊文粹）其

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南有潼關脫得字

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

能遠似全以華山喻己之於令狐始居其門今不復附著跡雖遠而心猶近以為迴護之詞下文切磋數句尤明顯陶進

士必與令狐有相涉者而令狐氏華原人也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

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

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

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莊唐宋說部中屢見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

後又徐刊本有復字非得吾子於邑中邑中似即華陰縣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

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
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
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
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
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
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
宏農尉李某頓首

感述既淺憤懣殊深
與別令狐書大異矣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

英華作檄集作書玉海引
之亦作檄然檄為聲罪之

詞書有勸戒之語文非檄體首尾顯然李衛公文集
有代諸節度與澤潞軍將書玉海又引冊府元龜武
宗遣諸鎮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云云
蓋上受廟謨故可貽書誠諭其體則書其義同檄故
冊府作書云
而列之檄類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

易中

心疑者
其辭枝

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

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語一去不迴者良時一

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

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

易了丁寧懇款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

國舊書劉惔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書傳

武宗立兼太師卒俱沐天光並為藩后陸機詩發跡冀藩后昔云與

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一作門望非未至左傳諸侯五

月而葬同盟至飯貝纔畢祿衣莫陳並見表與祭文乃睽後生遽乖

先訓遷延朝命見桂州謝上表迷失大臣職不思先軫一作穀之

忠徐曰左傳宣十三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先穀違命喪師不可謂忠疑當作先軫左傳

億二十八八年晉原軫將中軍上德也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按英華刊本誤作穀而注曰左傳作穀明是訛將覆欒書之族春秋左傳晉欒盈軫為穀也故直改正

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樊南文集詳註卷八

宋〔按〕盈書之孫〔孫〕此僕隸之所共惜〔一作〕兒女之所

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一作〕拔非旗誓衆〔後漢書〕魏囂傳論〔南〕

史〔虞寄傳〕杖劍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

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

口之言〔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以定東身之計〔晉〕

段灼傳〔鄧艾〕被詔書東身就縛〔又王坦之傳〕昔先太尉相

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

之西爲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舊書〕劉悟傳〔悟爲〕淄青節度

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及

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己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宏正兵

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

皆爲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爲富貴於是兵取鄆擒師道斬其首

以獻擢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穆宗即位檢校尚書右
僕射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寶歷元年九月卒贈太尉
太師相公〔一作〕國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
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一作〕前獎其象賢仍以舊

服皆見前（舊書傳）悟請以其子從諫繼續
戎事敬宗寶歷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 納職貢賦十五

徐刊本誤 餘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

不幸天亦難忱（書）天難 謹命靡常纔加壯室之年（禮記）三十 曰壯有室

奄有壞梁之歎（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歿（按）新書傳

於太和六年前曰從諫方年壯思立功後又曰卒年四十一通鑑
曰悟薨從諫匿其喪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孺子何敢如此若如

新書似不合稱孺子証 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

以此文則新傳有舛也 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

上黨為辜恩（集作）姑息之軍 雖辜恩漢亦負德俾之還朝

以聽後命（按）後字英華作故集作復皆轉相誤也今改定 積入朝必厚加官爵（舊書傳）詔積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通鑑）

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於孝子

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

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漢書賈誼傳）疏曰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 九一中華書局聚

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見上范陽公啓智士之所寒心史記刺客

傳韓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其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謀夫之

所齟舌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魏杜門齟齬也側革切或从乍作齟矧於

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

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德王庭湊死子元達襲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滔死子重順襲賜

名宏敬也皆舉河朔近事言之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

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蹇

其華而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

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

每以其子為之其後即自為留後襲爵史傳中習見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

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

近叔姪相近尚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

相抗稽一作秘誤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

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

吳王濞傳一發書遺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餘詳爲李貽孫啓

梁園

之客比比而來

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餘屢見

將倚以爲

牆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

此又非計山高則祈

英華作

羊自至泉深則沈玉

自來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已立然後人歸身正

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鬪德薄則

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

樂生奔

並見一品集序

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

漢書劉向

六卿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

衛多君子

左傳吳公子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孰救渡

河之裁見一品集序衛事前此之前車得不深鏡漢書賈誼

傳鄱諺曰前車覆後車誠史記高祖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東觀漢記覽照前世紀為鏡戒

四祖代德順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按左傳注曰

注曰漢中山王靖移居盧奴後漢書郡國志恆山在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定州唐義武軍節度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

則屬成德軍也當時亦淮陽齊魯新書藩鎮傳論引杜牧語

為李惟岳所據見紀傳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頑軒輶欲相效者往往而是按盧龍則

朱滔德宗建中三年反僭稱王改燕為冀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

歷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僭稱趙

王王承宗憲宗元和五年邀赦十一年又反魏博則田承嗣大歷

八年反三年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己作亂與趙魏冀

同于建中三年長至日稱王李師道元和十年連吳元濟以叛梁

則汴宋李靈曜大歷十一年反結田承嗣為援其後建中三年淮

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即

代憲

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事而朱泚李懷光之

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為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尚有之至

魏博之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盧龍之朱克融其

叛則在穆宗時充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時矣

連結者幾

姓旅拒者幾侯

後漢書馬援傳援

咸逆天用人背惠

日若點羌欲旅距

忘德據指掌之地

〔後漢書岑彭傳〕辛臣諫曰戎曰今謂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可逃刑

〔左傳〕有罪不逃刑

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

家破首裂支分閭者不能為謀明者固以先去悔

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

太尉事見上二舊書李洧

傳一洧正己從父兄正己用為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徐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為徐海沂觀察使檢校工

部尚書

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

〔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

先是少陽判官蘇北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為少陽畫朝觀計及元濟自領軍兇狠無義素不便北縊殺之朝廷贈蘇北以右

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為凶黨所構賴節度

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元濟繼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塢一射梁

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涇原河陽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按〕北肇音同故史文兩用但北死於賊手引

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

蔡之懿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

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

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

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

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

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侔齊

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

之國縛主之卒重生見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

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反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闕封為不義侯

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皆見

賀表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

此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

滔於燕國困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繇歲經時而

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

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

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屢敗悅兵加檢校兵部尚書時悅窘蹙朱滔王武

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轄軍士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義說王武俊合從

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

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

手驅檻一作檻北闕乃家語管仲桎梏而居檻車史記張耳傳

詰長安師古曰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棄尸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

捫胸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音明按捫胸猶撫膺少者扼腕戰國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史記刺客傳作搯腕又張儀傳作搯腕索隱腕字書作寧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

義不暱左傳不義不暱厚將崩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為用

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為澤潞節度使李長榮大將長榮卒因軍情得授昭義軍節度使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

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

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瓘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上戒承瓘俟其來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

貶驩州司馬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此皆以昭義舊事曉之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

之人

續漢禮儀志八十九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 鮒

背之叟

詩黃耆合背箋曰台之言鮒也大老則背有鮒 知

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勃者之守

勃舊作渤英華注曰疑作悖今考勃與悖亦有同義者如莊子徹志之勃而勃亂在勃凶勃猖勃皆見史書因勃與渤古通史漢渤

海皆作勃故誤勃為渤耳不必改悖數州之眾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其

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四字一作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

一司馬遷書李陵既生降隳其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

固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食推枕不寢為足下

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

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

然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大度漢書高帝紀常有然而不

逞者已有乖異集作異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數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傳）仇士良積

怒創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貿易之算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納

怒殺馬益不平（舊書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跋扈之資恃紀綱之力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帥

屢奏陰謀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

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

則致叔父於不忠（按）通鑑從諫弟從素之子稹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

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

齊魯之人耶（南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又計足下

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

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

重質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

用於戎首（禮記）子思曰毋爲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圭

符咸領旗鼓（舊書傳）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爲李愬

所擒愬知祐有胆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竟以祐破
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德景節
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婿也為元濟謀主及李愬
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泗曲乃單騎歸愬憲宗欲殺之愬表許
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
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尚書

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
〔書〕實

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
〔按〕委字英華作弄注曰集作
委弄字似本為弃字之訛耳

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

不測沮足下於後至
圖一作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

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旄以歸洛師
龍旄即謂丹旄

秉象笏而朝魏闕
〔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
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餘屢見

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為鄰道所資使作他

人之福儻尚淹歸款未整來軒
一作戎臣鼓勇以

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
〔左傳〕晉侯使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衣之偏衣
佩之金玦
牙璋四馳
見代濮
陽遺表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

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已見賀破奚寇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少善騎射

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

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

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科頭戟手

者動以千羣見賀破奚寇表兼驅扼虎英華注曰唐諱之材官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陵傳

仍率射鵬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

曰是必射雕者也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從世宗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光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大鵬也邢子高歎

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感義則日月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

反三舍息餘見獻集賢相公啓使兵

用火焚左傳眾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此謂火攻史書屢見城將一作水灌見

品集序事亦屢見魏趣邢郡趙出洛州邢州自歸成德軍王劍守

洛州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亦降成德軍積聞二州降大懼大將郭誼王協始謀誅通鑑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

降上黨不日有變矣文亦先以怵之故下云倚山東而山東不守 介二大都之間是古平

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

北而河北無儲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按舊書志澤潞屬河東道邢洛磁屬河北道杜牧

上李文饒論用兵書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

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此所謂倚山東而山東不守

河北無儲也山東河北並言之也 以兩州之餓一作殍也徐刊本誤作數州抗百道之奇

兵指入鎮之師見李貽孫啓比累卵而未危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

王儼爲逆乘奏書諫曰今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

於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臺二年不成危甚于此寄孤根於何所見彭陽公遺表則

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

末下飛狐之口按酈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野王之北

上黨之南傳又曰距蜚狐之口史記註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漢書註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

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註曰如淳曰在代郡蘇林

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屬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

酈傳之註當有脫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通典元和郡

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卽此其地漢晉屬代郡又按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滎陽言之據敖倉

之粟卽在滎陽塞成臯之險卽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接滎陽約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

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卽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卽論此時諸鎮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

意專謂從河陽北入澤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抵飛狐之名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

剖入天井之關通典澤州理晉城縣縣南大行山上有天井關杜牧上李相公論用兵書河陽西北去

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若以萬人爲壘下室其口可爲此二句切証餘已見請不敘錄將士狀巨浪難防長

颺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

後漢書公孫瓚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喪貝躋陵易震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喪貝躋陵來厲億

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疏曰貝資貨糧用之屬犯逆受戮无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爲有司所獲矣

飛走之期既絕見爲李投戈一作散地史記淮陰侯傳

戰兵易敗散黥布傳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

於逃散 灰釘之望斯窮魏志王凌傳注魏略曰凌試索棺

宋江鄰幾雜志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揚雄賦殊

非南史徐勉傳屬纊纔畢灰釘已具王楙野客叢書劉鑿注樊

南序恨不知灰釘事僕謂出南史陳高祖九錫文按灰釘字屢

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為累劉鑿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餘冬序

錄載之乃以劉鑿為徐鑿誤也又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

惟鳴鏑釘鹿蠹以為談苑言商隱雕篆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

氏以為引揚雄賦之誤 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

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戮一作非笑公羊傳季

子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為天下戮笑一冊

府元龜引戰國策魯仲連遺燕將書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

今戰國策高氏鮑氏注 靜言其漸良以驚一作魂今故

本為天下僂皆無笑字 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一作

事之賓僚寮思反道敗德之難書蠢茲有念順令

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左傳

若敖氏之鬼 勿汙潞人之俗書胤征封帛增欵文

不其餒而 樂府中有尺素書註引含毫益酸陸機文賦或延望還

鄭氏禮記註曰素生帛也 含毫益酸含毫而邈然延望還

章用以上表

〔按〕雖已用兵尚有還章上表之約通鑑劉稹上表自陳言從諫為權倖所疾所以不敢舉族

歸朝何宏敬亦為之奏雪王宰亦上言賊有意歸附然則諸將前後皆有觀望與之潛通使非李衛公力贊廟謀安得成此膚功哉

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又按〕當時用兵雖速而不至若新書所紀之速也舊紀當得其實觀此書可悟詳年譜

〔按〕冊府元龜將帥部傳檄類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

作切

此

無此字

僕隸

音旨

作問

貢賦

作修貢

我唐

作唐室

纔加

作加其

優恩

蓋將顯足下之門

至

以聽後命

作俾足下還朝聽國家後命

踰一月

作已當踰月

又歷數旬

至

未聞

脫去胡不

度其始

英華只作胡脫不字徐刊本改作故今已從冊府改正

趙魏

二侯

上有夫字

得以相抗

下有義顯事順四字

相近

作猶子

此施之於太

師

至

施之於足下

作此施之於足下餘脫去

足下則為自立

作則有自立之罪

又計

作詳

牆藩

作藩屏

使之

以謀取

代憲

作憲

連結

作結

戾萃

止

輸忠

以入

作輸誠而入

顧念

密戚

思知

恩

是逼

迫

僕固

無固

恐

支以

久

謀而使安

作謀其更安

自棄何

速作遠

昔者

燕國

無國

魏郊

無郊

哭悲

上下句互易

不即

作加

顯戮

此又其

無其

不足恃也

何事捨

稽君命

何計得

固

人心

此僕者

無者

字

不寢

作寐

乖異

作異

之歎

作疑

亦可畏

作異

也

宜其

作猶

弭之

亦何以

作面

對燕趙之士

旬日之前

作爰自

近者

李尚書

重

無重

質

郡符

作符

英華作郡符今

而致

作遂

沮足下於

後至

作阻足下之後

沮阻通用

富貴通

作逼

身

軒

作轅

鼓

勇

出其

於

西北

英華作其今

兼驅

作馳

扼

作攬

虎

感義則

至

可吞

作雷電大擊

使

無使

兵用

城

將兼

分二大都

作介二大都英華作分都今酌從介字都字

此異境

既須絕

惟鑒

上有幸字

歷用事

時特

以吉日

增數款

〔校〕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

元五年建安袁說友為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可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至東川幕即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時所作則必不然辨詳年譜及各篇下矣余多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

憲當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

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

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

一書弗永遠念天威曰吾民罔尤違

敢遣

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

一珍做宋版印

判官李商隱侍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以今月

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恩憐獲接仁封實

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暾是誓

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人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遣官

赴西川會讞也舊書紀大中四年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恐煩勞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帶憲銜

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闕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棕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泊

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殍殍人有從劍門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按公移率筆本不足存後人拾遺得

之則又不欲棄置也

箴

太倉箴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

納金石錄唐太倉箴太和七年十月李商隱撰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碑出京兆府寶

刻類編太倉箴李商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元年立按寶刻類編載永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姓名約

為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書傳公權名德顯官至大中初轉少師當無商隱撰公權書之事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

見為懷州表

彼懸車束馬

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

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注曰太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二者皆險故縣鈞其車偪束其馬而度 為

陟高岡此禍胎怨府

一枚乘諫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為怨府

起自斗量

漢書歷律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

波萬頃不廢汪汪

見為柳珪啓

火烈人畏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不廢剛腸

康絕交書剛腸疾惡

曷若寬猛處於中央

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泉

穀之地

漢書王陵傳陳平日曰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勿言容易

東方朔客客難談何容易貪

夫徇財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有死無二御黠馬銜

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

不得不利

漢書張敞傳馭黠馬者利其銜策

下或諛我

過人之聰是人甘言

見彭陽遺表

將欲相聾下或誇我

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

弩

疆弩勁弩屢見史漢諸書

長如獲禽

左傳射御貫則能獲禽

莫忘縛虎

見一品集序

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

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

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九門見禮記月令此猶曰九重近在牆東天

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

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

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

行是以終日戰慄猶懼或失古逸詩唐堯戒曰戰戰慄慄用銅也

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揆之以明廣韻

揆於來居上見上范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

爲準概何憂乎不直不平漢書歷律志以井水準其概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

井水清清則平也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

陶母反魚以之歎息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常以坩

餗餉母母封餗付使反書責侃曰汝

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蕘苾似珠不

可不虞見祭崔丞文倉中役夫左傳江羊怒曰呼役夫千逕萬塗桀黠

為炭眊盱為鑪本騰鳥賦天地為鑪今諸句法莊子而眊盱眊盱而誰與居註曰跋扈之貌西京賦

眊盱跋扈眊與眊通應事成象無有定一作成模緣私指使曲禮

者指慎勿以呼賓朋姻婭詩瑣瑣姻婭則無廛仕或來讌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貲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貲酒師古曰貲賒也海翁無機

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日之海上從

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是以聖人從微

至著漢書董仲舒傳積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此門先塞

須防蒼蠅變白為黑見祭濠州刺史文嗚呼孰慮孰圖詩

疾威弗慮弗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

陷身至是不亦悲乎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人上

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

者不可復續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
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敢告君子身可殺

道不可渝〔按〕刺貪也

傳

李賀小傳

〔按〕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為

也五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

〔舊書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

狀長吉

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

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

昌黎韓愈所知

〔舊書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

所與遊

王者參元

〔按〕文粹作參元本集濮陽公表二云季弟參元矣新書刊本或作恭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

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為元和十年以前永州司

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工於翰墨類中有王參元

楊敬

之

〔新書傳〕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權璩

〔舊書權德輿傳〕子璩中書舍人

崔植（新書傳）崔植長慶初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

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為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漢書匈奴傳）奇畜則橐駝驢

韻距驢獸似驢也故用之或作距驢誤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

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一作探誤囊出之見所書

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

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

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新書賀傳多探此文王楊輩時復

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

有著隨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舊書傳）手筆敏捷

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王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

（新書志）李賀集五卷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

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

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嬭

一作彌(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嬭武移切齊人呼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

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

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字無二長吉氣

絕常所居牕中敦敦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

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困學紀聞)曰天官書

云熟五斗米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

頃句本於此宮名曰白瑤召賀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疑虛殿使賀輩纂樂章(按)此種記載無煩核實王氏姊非

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

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一作園園宮室觀閣之玩

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

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一作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

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一作

句讀誤下即連下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按舊書傳卒年二十四

據此文也新書傳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杜之序作於太和五年辛亥而曰賀死後十五年矣則當卒於元和十二年

年丁酉矣賀之生年未可遽考故卒年未定孰是新書傳云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

目曰高軒過此蓋采自唐撫言也然詩云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其非七歲明矣近人吳江沈絜箋

註昌谷詩而謂此篇正屬避嫌名不敢舉進士之時賀年當一十有九余以高軒過題下原註韓員外愈皇甫湜見過考之韓

於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年為河南令六年行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七年兼國子博士八年改郎中矣皇甫之

稱侍御未可細考何時新書所敘甚略且錯亂然有云愈令河南厚遇之而賀集有河南府試樂詞則並轡訪李必元和四五年事

故詩曰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也其為位不過奉禮太常舊書傳賀非七歲尤明則當作二十七為是

一補太常寺協律郎舊書志太常寺屬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賀當以奉禮升協律中一無中字

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

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陸龜蒙笠澤叢書書李賀

小傳後一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扶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

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按魯望云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今讀其詩初心非願隱逸也斯亦假

以自歎歎

按左傳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謂邊疆之人也此則謂旁近之人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

墓碑銘

并序舊書傳白居易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立功高齊賜田韓城子

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建曾孫温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金石錄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注曰傳白居易

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譚邪正書大中五年四月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

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

舊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

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

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新書傳一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宋陳直齋撰白文公年譜

云舊書卒

子景受

舊書傳無子以其姪孫嗣新書表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陳直齋曰公自

喪阿崔終身無子自為墓誌云以姪孫阿新為後又云三姪曰味道景回晦之唐書世系表載公子景受以從子繼碑亦云景受按

公舍其姪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一本朝汪立名撰白香山年

譜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三姪長味道巢縣丞次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晦之舉進士並不詳何人子又云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觀墓碑及史表則非阿新明矣公之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祧而遂更其名乎表有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參軍行簡子味道成都少尹按景受與景回為兄弟行文中所云是公存時已名景受也公自言姪孫為後則阿新景受似為二人也以姪孫為後古已有之如晉書之荀顛阮孚是已豈阿新又殤乃又以景受為後乎或疑阿新升一輩以景同

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舊書傳居易妻楊穎士從父妹也

直齋云於虞卿汝士為從兄弟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

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陳直齋曰避祖諱者公祖名鏗與宏同

音言所以不應宏詞也撫言云白公試宏詞賦考落誤也按撫言宏詞賦題斬白蛇劍也舊書傳元稹為集序曰樂天一舉擢上

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治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不云試宏詞而賦題則合矣又按

若果避鏗音則下文祖諱自可明書何乃亦僅云祖某耶是尚可疑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

書舊書傳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年對憲宗詔

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整屋尉

（舊書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

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

澣為第一

蕭澣見前祭文（按）舊書紀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鍊陳岾同考制策而此於元和時即試取蕭

澣當如今之為同考官也

事畢帖集賢校

帖通作貼（舊書志）集賢院修撰官校理官無常員以官人兼

之（按）文粹只作校理

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

院

（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

試文五篇明日

一作年非

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

領涇州遂為學士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

右拾遺（舊書傳）三

年五月拜左拾遺獻疏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新書亦作左此獨作右當誤

滿將擬官請掾

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

（舊書傳）五年當改官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

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尹戶曹參軍

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

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

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諡于頓為

厲

按二帥襄為于頔荆為裴均徐氏以荆南為嚴緩誤也舊書

均請以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九月均同平章事襄州刺

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四月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違勅

付左藏庫是則均先鎮荊州後鎮襄陽也陳直齋白公年譜曰元

和三年有論裴均進奉狀而此亦云荊州則在均未鎮襄陽前耳

于頔傳曰頔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聚斂虐殺專以凌上

威下為務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

以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頔入朝冊拜司空

平章事內官梁守謙掌樞密有梁正言者自言與守謙宗盟情頔

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

誘正言之僮支解棄溷中事發付臺按問貶頔為恩王傅改授太

子賓客敏流雷州賜死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

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卒贈太保

諡曰厲季友訴於穆宗賜諡曰思新書居易傳元和四年天子以

禁中或言公主取以獻皆頔變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歸

曲天子蓋頔以從襄陽入朝故稱襄陽進奉前後皆有而此所書

則元和三四年間事也後雖與宰相不厭禍者言不懼禍而悛也

頔既以使相入為相而行賄殺人均亦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又十

餘年荒縱無法度皆所謂不厭禍也王彥威議于頔諡曰跋扈立

名滿盈不戒及入覲後又子罪官貶連起國獄謹按殺戮不辜曰

厲悞悞遂過曰

厲請諡為厲

李師古

當作

襲父事逆

師古師道皆李納子

師古先襲元和初卒

異母弟師道又襲集中凡值

李師道皆作師古是不可解

務作項領以謾齊曹

漢書季

布曰今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

三

中華書局聚

刊

行

本

集

詳

註

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諷師古曰諷欺誑也音嫚又莫連反又欺諷字見宣帝紀

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舊書傳）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新書傳作上

私錢蓋以絹准錢也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舊書魏徵傳徵有疾稱綿綴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

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

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

舊書傳居易諫曰徵是先朝宰相太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按章述兩京記有永興坊西門北魏徵宅太宗幸焉宋敏求長安志永興坊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

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赴弔後裔孫暮相宣宗居舊第焉在職二年每讌見多前笏

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

一事以上皆為拾遺兼內職時事舊書傳敘於京北戶曹之前五年（舊書傳）六年四月丁

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汪立名曰）潁川縣君事狀云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元稹祭文亦作六年

碑作五年會憂掩坎廬墓（禮檀弓）延陵季子葬長子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

年誤

碑作五年

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漢書劉向傳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廬墓事史文習見七年以左贊善大夫

箸一作吉著吉服闋即吉而為官也按箸有被服也之義本通用故從文粹武相遇盜殊絕

賊棄刃文粹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

為疏按公與微之書僕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又詩云月慙諫紙二百張此云次紙豈急不暇擇用次等紙乎

俟再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舊書志江南西道

傳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掩撫居易浮

華無行貶授移忠州刺史舊書志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

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

守中書舍人敘緋舊書傳十四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

夫始著緋按十五年正月憲宗暴崩閏月穆宗即位陳直齋所定年譜自忠州召入在十五年冬受旨起田

孝公代恆陽舊書田布李愬傳長慶元年鎮州軍亂害田

州節度遷魏博節度病不能治軍無以捍廷奏朝廷乃急詔起復田布代愬帥魏博新書表田布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孝

公按地志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地在恆山之南故曰代恆陽徐刊本作衡誤甚孝公行贈錢五百

萬拒不內

〔新書傳〕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雖國恥未雪入當以物助

之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此亦以錢淮縑

燕趙相殺不已公

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

背畔傲岸意

復不報又貶杭州

〔書志〕

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舊書傳〕時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

〔年譜〕長慶二年七月

既至築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現

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以變飲食循錢

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

〔按〕似謂民多往來迎神而禱祠之見民情之

喜樂也徐刊本作迎濤再考〔新書傳〕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玉海〕六井相國井西井

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按〕諸

書皆言六井此獨作五似偶誤耳徐氏以大小方井合為一然地不相連也

徙右庶子

〔舊書傳〕秩滿除太子左

庶子分司東都寶歷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按〕元相序載舊傳者作右此亦作右二書皆作左庶子豈以右召而轉左耶

出

蘇州

〔舊書志〕

江南東道蘇州吳郡〔年譜〕寶歷元年三月

授祕書監換服色遷

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

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

百日假

漢律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按十旬為長告香山集有百日假滿

少傅官停自喜言懷之詩

又二歲得病

徐刊本非薨官

舊書傳文宗即位徵拜祕書監賜金紫

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除太子賓客太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天子亦無

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五年除

河南尹七年復授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餘已見前新書

傳遺命薄葬毋請諡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

戰國策白

起為秦將賜死杜郵史記白起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長平之戰降者數十萬人我盡坑之是足以死武安君死非其

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

新書表始皇思起功封其子仲於

太原故世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

舊書傳祖鐘歷酸棗鞏

二縣令父季庚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賜緋魚袋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

贈太保一女妻譚

氏

墓誌適監察御史譚宏暮

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

橫縱不誤

見舊書公與微之書中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

舊書傳行

簡字知退擢進士累官主客郎中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精密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

以太和時再為尚書左丞（舊書傳）庾敬休字順之友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

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舊書傳）

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志懷處順為事在潞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新書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按）公薦韋楚狀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隱居樂道二十餘年太和六年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又詩題稱韋徵君拾遺又醉吟先生傳平泉客韋

楚為山水友 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

（舊書東夷傳）新羅國漸有高麗百濟之地龍朔三年詔以其國為雞林州都督府（漢書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舊書傳）三元積序曰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

是流傳者 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

自代後為相稱質直（舊書鄭覃傳）故相珣瑜之子文宗太和九年遷尚書右僕射訓注伏誅

召覃入草制勅以本官同平章事覃少 文宗時文貞公果

清苦貞退位至相國人皆仰其素風

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

史中丞

舊書魏謩傳楊汝士牧同州辟為防禦判官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至開成四年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大中二

年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餘詳獻集賢相公啓

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

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

公詩有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之句五相裴增王涯杜元穎崔羣李絳

其曾祖弟今右僕射

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闕

絕句

城守四州

詳見樊南序大中三年事也

以集巨伐

一作代按文粹作代徐刊本作伐巨伐

猶曰大功也然白氏宰相惟敏中一人若謂其世代至此而極大亦通故未可定

仲冬南至備宰相

儀物擎跪齋栗

莊子擊跪曲拳人臣之禮也

給事寡嫂永寧里中

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

舊書傳敏中字用晦少孤為諸兄之所

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武宗時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宣宗即位加右僕射太原郡開國公按會昌六年三

月宣宗即位五月敏中為相傳文小疎

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

汪立名白集凡例曰

新唐書藝文志曰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考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相勘定公之歿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歿亦十有五年今

後集具在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也按舊書傳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

未浙東觀察元稹為序序全載傳中中云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子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子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然則舊書本全敘其畢生著述而引元序為評贊初非括其生平也此文云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語則稍混新書藝文志緣此致誤耳汪氏既糾新志之失何可沒舊傳之是哉（唐語林）大中末諫官疏請白居易諡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諡第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北夢瑣言）敏中奏定居易諡曰文（舊書傳）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第一除右拾遺與居易同門生穆宗時宮中呼為元才子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未詳肅代代優肅代肅宗代宗時也下代字讀曰世布

蹤河南南字叶韻徐氏疑其誤非也陰德未校論語註校報也徐氏疑當作報亦非公

有弟昆本跋不搖禮記燭不見跋注曰跋本也疏曰本把處也此云本跋猶言本根徐刊本作本枝

乃果敷舒匪骼匪孺說文禽獸之骨曰骼禮記少儀臂孺疏曰謂肩脚也招魂肥

牛之臄孺牛之臄孺若芳此噫鳥介反其醇映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

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輦留續

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擘白其華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
疇不痕緇上聲見祭
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

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忠杭蘇
既去刑

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見渤

人自代狀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謂除同州不上也

嚴吏治故力翊翊申申一作伸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事

不驕正心翊翊餘見論語宋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

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同

祖之第坤柄異繩以就大計易坤為柄匪哲則知亦

有教詔益哀其收握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

公老於東遂葬其地按文粹篇後有殤子辭其下有宏

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

建立痛冤無窮此可細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紀功刊石已即碑序

中件右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乃有其志而

未及為者若景受則實取文刻碑矣余謂阿新越次為嗣是白公

楊氏所愛定於存時者不意公沒後阿新亦殤此殤子辭必為阿

新其曰令子即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蓋阿新殤後又以景受為

樊南文集詳註卷八

一中華書局聚

繼而郡君痛冤無窮自以辭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側故兼登之否則何煩旁及哉據辭追揣情事宜然舊新傳表之異可以互通矣（又按）碑中所書年數皆率略不必細校

劍州重陽亭銘

并序（舊書志）劍南道劍州普安郡屬東川節度使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時在梓幕故矧得舞殿陞

下邪然下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漢書紀注）令有先後故有令

甲令乙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毫撮

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舊書志）江陵縣晉

桓温所築城也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灩澦黄牛險

以治普安（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江中有孤石為灩澦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

（按）灩澦注止此前明刊本又有小注曰李膺益州記云灩澦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可混引（樂府詩集）

（樂府詩集）猶豫歌二首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塘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流（按）寰宇記諺曰灩澦大如樸瞿塘不可

觸又有如馬如鼈如龜共八句范石湖吳船錄引舊圖云灩澦大

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樸如馬共六句皆非水經注之文（水經注）一江水又東逕黄牛山下有灘名曰黄牛灘（又）江水又東歷荆

門虎牙之間荆門在南虎牙在北餘詳詩集註中
〔按〕江水東下蔣由江陵令遷劍州溯江而上也
□令既為

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

膝落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說文〕牛轡也

〔按〕縻靡可通
見易中孚卦
□樹膚不生乃大鏟險道緹石見土

〔毛詩〕小戎篇
傳曰緹繩也
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周禮冬官考工

軌經涂九軌環涂
七軌野涂五軌
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錢又亭東山四

川〔通志〕鶴鳴山在劍
州環繞而治一名東山
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

徐刊本
作貫誤
若出平郡無有噫□□三年民恐即去遮

觀□□請留當為遮蔽察使請留□□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

名侑〔按〕舊書蔣又傳又常州義興人子係仲偕仙偕仲大中
末同平章事新書傳云又徙家河南新書表亦載之此蔣

侑類似同
族無可考
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

□□蔣是〔全蜀藝文志〕撮取不窮如武有庫見為某
多一空格先輩啓

蔣之有世以仁為歸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

之繩而不紃（廣韻集韻）並同紃（詩）不競不紃傳以令

為侯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劍有盈昃（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謂

當盈者盈在昃者昃君南臣北父坐子伏（周易）乾鑿度君南面臣北

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五曰以儀辨等則民飲牛漚

營（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寧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

鬪訟之聲左傳武城人拘郟人田一作訟以直市正獄清

慎毋擾獄市（漢書曹參傳）謁歸告休（唐類函）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

告顏師古曰告或謂謝謝亦告也此似言政簡獄休謁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

清吏得以無事告休非蔣告休也觀下二年可知朝雨滂滂徐

本作滂沱濕其梢頭（後漢書獨行傳）向相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緇

見羅敷脫巾著燥頭鄭氏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晉書五行志）天元中人不復著梢頭天戒若曰

頭者元首梢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無輔佐也（廣韻）斂髮謂之燥頭（按）古詩陌上桑作脫帽著梢頭則燥梢

通用此似以言政簡吏閱風雨應節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

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摧一作推險為夷大石

是扛說文扛橫斷對舉也後漢書費長房令十人扛樓下酒器亦既三年民走乞留

伯氏南梁重弓二矛按南梁不一地史記魏伐趙戰於南梁通典汝州戰國時謂之南梁必

非所用也隋書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北史賀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此即唐時之閬州皆係古名非當時習稱者唐人習稱南梁又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云於是按南梁故事山

年公鎮南梁又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云於是按南梁故事山南西道驛路記云南梁人書事于牘之類是也重弓二矛為節鎮之儀此必其兄鎮興元也舊書傳蔣係宣宗時吏部侍郎改左丞

出為興元節度使係為父之長子與伯氏亦合第伯非親兄弟耳餘見祭宣武王尚書文

古有魯衛惟我

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超尾鬣馬馬應

懋驥賦鬱神足而不據張協七命天驪之駿逸態超越按以天馬比其昆季兄為鬣弟為尾如龍頭龍尾之評徐刊本作尾馬

鬣馬今從全蜀藝文志原本也法苑珠林五十二卷中有杯度道人云馬馬之字惟蔣之融由唐厖

馭厖莫江切厚也左傳民生敦厖詩純馭爾常矣傳馭日馭大也箋曰予福曰馭說文馭大遠也古雅切惟是

亭銘得其麤且下馬馭且叶韻馭且字不可誤讀唐大中八年九月

一日太學博士河內徐刊本作南李商隱撰義山由太學博士出充梓幕此

仍書京職而宋本詩集亦首標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不及他銜者重王朝尊儒職也（金石錄）此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也（王蜀藝文志）碑在隆慶府東山之陽石刻今存亭圯後宋治平中再建明正德中又建（四川通志）重陽亭在劍門驛東鳴鶴山上今圯（按）四川通志藝文類竟不收此

（按）此文徐氏采之全蜀藝文志而余取原書覆校者也金石錄無跋語亭屢建屢圯碑文必多剝落矣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山手何無矯然表異者乎義山自稱或曰玉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鄭氏通志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太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今日且附列於此

（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證也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銷訛刻猶古劄實則柳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敏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錄云首尾完好摘載其大略至明宏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通志金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孝廉柳敏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顧亭林於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重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盡信哉

賦

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

初生以氣相生似卵

晨鷺露鶴

詩鳥鷺在涇說文鷺

鳥屬韓詩外傳魏文侯嗜晨鷺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鳴相警徙所宿處

張景陽七命晨鷺露鶴徐曰鶴古通作鶴

不如

一作其生

藝文類聚吳錄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

寇鷺鷺頭中猶有石也寇一作冠師曠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淮南八公相鶴經雄雌相視目

睛不轉則孕

汝職惟齧而不善齧

說文齧人蟲

回臭而多跖

香而絕

沈括筆談芸香草今謂之七里香南人探置席下能去蚤蝨

附陸龜蒙後蝨賦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數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衣縮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恆

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賊按逐腴一作涵腴今從笠澤叢書徐曰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抱朴子今

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文謂衣中之蝨本白衣或化為縑而蝨終

白白髮中之蝨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蝨終自黑故曰不為物遷是有恆德又曰蝨賦刺朝士也回賢而貧貧故臭臭跖暴而富

富故香蝨惟回之齧而不恤其賢惟跖之避而莫敢攫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虐癡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疆禦者何以

異此義山殆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暮霍惟
疏鬣奎蹄之間望走以為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意
各有存辭
遂相反

蝨賦

徐曰本作蠹俗省作蝨即詩經之蠹通俗文
云長尾為蠹短尾為蝨蝨毒傷人曰蛆張列反

字或作蜚商君書有曰蝨官者六而晉書庾峻傳曰
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
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
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然則
六蝨六蝨並出商君之書
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

陶宏景名醫別錄

注蝨雄者螫人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漢書陳萬年傳毒螫加於吏民

厥虎不翅厥牛不齒

齒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傳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師古曰謂牛無上齒

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
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爾兮何功既角而尾

徐

蝨賦刺處士也葛洪云蝨前謂之螫後謂之蠹蓋前即其角後即
其尾也虎有四足則無翼牛有兩角則無上齒而蝨既有角以螫

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詩集并泥篇云猛虎
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猶此謂與按二首刺小人之陰毒傷人

者朝士處士
不必分說

雜記

〔按〕文粹各標小類故於象江太守諸條標曰五紀似以其得五人也斷讓二條則在析微類中此姚氏自爲

例本集不必仿之故統曰雜記

象江太守

〔舊書志〕象州象山郡屬嶺南道桂州都督府〔又曰〕非秦之象郡秦象郡今合浦

縣〔按〕象州在柳州東南約二百里矣元和郡縣志郭下陽壽縣有陽水太平寰宇記武仙縣有鬱林水

凡水之在象州者皆可曰象江也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

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

見爲某先輩啓又〔太乙帝君經〕求道者甘寒苦以存思〔真誥〕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也常以其日思存古事〔按〕道書每以吉

日思存心願飛仙而古事或作吉事即指登仙也疑古字誤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癘癩

殃疝病不作

一作好

物者

〔說文〕癘罷病也〔又〕癘頸瘤也〔又〕癘處險而癘〔張華博

物志〕山居多癘飲泉水之不流者也〔史記倉公傳〕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又〕病氣疝難前後溲厥陰之絡結小腹則腫痛

〔又〕牡疝在鬲下上連肺〔說文〕疝腹痛也〔素問〕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按〕癘癩殃疝皆比空中隱外但癘係老病

耳殃則統言疾殃尤不類檢字書疾音血廣韻瘡裏空也與空中頗合似緣相近而有訛然未可臆定又一色紺

冰去聲而理平漫

紺冰謂紺色而無光也餘見柳珪第一啓

彈之好聲璠為象

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

一作召

婦兒寄止人舍下

〔後漢書〕張禹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按〕今本文粹作召似歸後無家故召

婦兒同寄人舍下徐刊本作居俟再考定

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

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尉縣尉也舊書志華州初名華山郡屬縣有華陰其始尉於此耶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

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誅者數

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

〔舊書志〕河南道鄆州東平

郡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

羸文粹作羸當誤徐刊本作草羸一今酌從之

俟再考古今注驢為牡馬為牝生驪驢為牡馬為牝生
駝一作贏善走漢書霍去病傳注曰單于自乘善走驪
私作

弓矢刀杖一作學發冢抄道集韻抄與鈔同
遮取謂之抄一作鈔盜盜鈔略

屢見史書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徼今刊文粹
作僻誤處漢書注如淳曰所謂游徼循

禁備盜賊也餘見為李詒孫啓一作十里一亭十亭一鄉
依大

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

鄆與淮海近一作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

致貲一作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

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鸞連骨一史記絳侯世家
一召條侯賜

食獨置大載無切肉韋昭曰載大鸞也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

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

椎埋謂發冢見為渤海公舉代狀剽奪謂抄道意徐刊本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

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胡浪耶公子此去必

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史記留侯世家
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注曰狙伏伺也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

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

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一作廢廢文粹作發舉

質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

也索隱曰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曰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一按漢書作發貯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而事文類聚引史記貨殖傳注有漢書作發非五字疑今本史記索隱有脫文耳

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

佛書不復出里閤意徐刊本作竟誤若大君子能悔咎前

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

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

少良時一作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

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舉負舉債也說文一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鱣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

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

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

舊書傳烏重胤穆宗時為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

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

亦嘗一作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一作置萬金驤

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撻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

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

聘之張谷劉從諫之厚遇者也從諫為使相從諫父悟封彭城郡王後郭誼與張谷遣人至王宰軍請殺積以自贖及誼

斬劉積時并誅張谷事見史書驤不起按爾雅牝曰騶註曰草馬名魏志杜

草驢草為牝畜之稱今俗語猶然

劉義

右一人字義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閩冰田滂

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一作齊謨力常出入市井殺牛

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

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

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

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一作友天下士步行歸

之既至賦冰柱雪一作雲誤車二詩一日居盧仝孟郊

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新書韓愈傳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

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孟郊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形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又樊澤傳一河中人子宗師學力

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常薦其材云後以爭語不能

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

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

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

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

人無限

新書韓愈傳附劉又全據此文然刪節處有未明豁者

宜都內人

舊書志山南東道破州夷陵郡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

武后事詳史書耽內習者知左傳齊侯好內史記倉

公傳病得之內之義

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

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

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

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

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

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

廣韻女媧伏羲之妹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

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

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

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

也然今

徐刊本有者字非

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

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

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
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
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
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
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一作歲
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
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舊書薛懷義傳則天欲隱其迹乃度為僧造明堂懷義充使

督作又於北起天堂諸聖中薛師恩漸衰恨怒焚明堂天堂並為灰燼則天又令充使督作後令太平公主令壯士縊殺之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
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
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
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

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升陞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作湯誓

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

文粹作者誤

牧

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

書一

序一武王戎車二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苟

文粹無

伊尹之讓汝鳩仲虺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

汝鳩汝方〔又〕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太公望之讓太顛閔天

〔書〕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

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

〔禮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當此

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閔天

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逸句

〔李涪刊誤〕釋怪引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

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

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

〔釋怪曰〕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

信孔子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師之聖人學無常師非謂幼而學之如堯舜文周之聖德也故袁宏

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竺乾者佛書言生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

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

詠少年衛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類善惟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按〕北夢瑣言唐李涪尚書改切韻涪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時人號爲周禮庫其歷官當昭宗時文昌雜錄曰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此雖正論而詆之太過豈有積憾於義山耶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西昇經首言之古先生說者以爲佛或以爲老子自謂翻譯名義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其怪誕不經固無待置辯耳

〔通鑑考異〕引東觀奏記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絢乞歸葬故里絢畏其精爽於帝前論奏許其子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躬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通鑑咸通元年十月書復

李德裕官爵注中道引此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

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
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
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
為涯等流涕而不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
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漫叟詩話〕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

後讀玉谿生江之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

止聞一過不比一作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一作

倒一按亦見趙德麟侯鯖錄許彥周詩話江之媽者江鄉之美人也

〔野客叢書〕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

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曲蒙恩澤方尹

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祝固雖一意

然於理合從上聲

〔按〕詩經降福穰穰豐年穰穰音如羊反漢書志南陽郡穰縣音人羊反

諸字書作平聲多作仄聲少文家多作平聲用今本漢書張敞傳無音而他書有音汝兩切引張敞傳語證之者音可通讀義實相符也王氏乃云只此一音疎矣此當代尹京兆者之表似與渤海公舉代狀同時也

〔又〕王勃云云一條引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

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

〔按〕未知果為樊南筆否

〔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

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

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十六行式率

一行不過十一字

〔按〕查初白曰義山文集宋時尚全本其散體古文有新書序在第七卷

中演繁露引其數語乃唐人行卷之式即此數語是也

〔又〕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

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鈺鼓角隨

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

〔漁樵閒話〕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

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

名臣曰巧一作考彰字臣曰九規一作尾而官臣為

佞魑焉佞魑之狀領佩水一作丰游一作疑〔說文〕旋回泉

也〔郭璞江賦〕旋濃榮澹此以水旋風輪狀佞人之圓手貫

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蚩尤為誠臣

以共工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魯誦節

義于寒浞贊韶曼于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

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為讒醜

一作醜焉讒醜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

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

惡乃劓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此字脫簞得人一

善掃掠蓋蔽諂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

姓狼浮一作貪非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

官臣為貪魁焉貪魁之狀頂一本作頂一本似兇字而模糊恐皆非有

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于倉

亦居于囊頰鈎骨箕一作鈎骨箕鑊誤頰可以為鈎骨可以為箕言其善取物環

聯琅璫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桎屨校藜棘死

灰僥倖得釋一作失似為免字之訛他日復為按此見陶氏說

漁樵閒話為蘇軾撰余檢晁氏讀書志曰漁樵閒話二卷設漁樵問答及史傳雜事不知何人所為馬氏通考亦引晁氏之語是則後人為之謬託蘇公適滋本書之不足信耳故下引王氏一條為互證焉

〔困學紀聞〕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魁

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又〕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按一

一即李賀小傳之王參元

〔楊伯喈臆乘〕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

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

蕩當從於月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市

亦奇字〔按〕曰雪賦曰雲市未知無誤字否

〔明一統志〕桂林府形勝水環湘桂山類蓬瀛

唐李義山文

〔謝華啓秀〕長溪清潄流影不去注曰李義山

〔按〕楊升庵所纂數條皆見本集此獨無之

〔按〕趙璘因話錄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

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而北夢瑣言則以玉帶為寶劍以內府之珍

為武庫神兵而屬之令狐楚相國令商隱起草不愜其旨又注云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與此事頗同未知

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今考裴相赴彰義時賜通天御帶而賜玉

帶無考史傳言晉公遺表未成通鑑云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諸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則似未違他

及然令狐事亦不符而趙璘為大中時人較可信耳〔按〕逸句不能徧搜俟續得再補

〔西清詩話〕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賦詩曰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居金陵蔣大漕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景者與此有異同也余初擬刊文集之後但其他可采用者甚少而措語皆不雅馴故不足附

〔按〕說郛載雜纂一卷為類四十一所云殺風景

〔史容黃山谷外集詩註〕次韻答柳通叟求田

問舍之詩蛾眉見妬且障羞註引李義山美人

賦枕有光而照淚屏無影而障羞

〔按〕史容南宋時人其所引必

可據故為補入

辛亥春正

樊南文集詳註卷八

自北錄風景又強賦于世
 精為文云自初轉和送風景豈
 文體公于林山歸即其宿公
 風景更持歸體絕於南三惟公
 臥中賦入息山泉烹日古歸詩
 法賦體聚更賦道才烈本心不
 皆其一曰林風景歸泉賦或亦
 西書詩歸一美山歸景品目燒
 十蓋以文賦辭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八

決〔敬齋古今〕決字古書中無有作決者俗作決誤

紬而繹之〔漢書公旦永傳〕燕見紬繹註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

與劉稹書一作檄〔史記張儀傳〕為文檄告楚相註許慎云檄二尺書也〔文心雕龍〕有云張儀檄楚書

乃睠眷睠通〔詩〕小雅睠睠懷顧韓詩作眷眷大雅乃眷西顧箋曰眷本又作睠

束身〔舊書〕代宗紀田承嗣表請束身歸朝德宗紀李懷光謝罪請束身歸朝

天亦難忱〔詩〕天難忱斯

一二〔荀子儒效篇〕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祈羊沉玉〔管子註〕山高淵深與雨之祥在焉故烹羊以祈沉玉以祭極至也〔按〕英華作羝羊誤今改正泉深

唐人諱淵作泉

蘇肇冊府元龜通鑑皆作兆

後艱〔書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

介二大都之間（左傳）襄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是古平原之地（漢書地理志）平原郡屬青州（舊書地理志）河北道德州平原郡漢平原郡隋置德

州又為平原郡（按）與邢洛近詳史志

山東（通鑑注）昭義鎮潞州其巡屬磁邢洛三州皆在山東

飛狐（太平寰宇記）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巖巨十二州之界有八陁第五井陘第六飛狐

陘一名望都關

有死無二（左傳）必報德有死無二

騎距驢（陸龜蒙笠澤叢書）書李賀小傳作騎距驢

白公墓碑銘遂葬龍門（左傳）使女寬守闕塞注曰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新書地理志）河南縣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石堰（按）龍門香山在伊水上白香山詩集中言之最多其開龍門入節石灘尤快心功德也葬此亦宜而公自撰墓誌葬於下邳縣臨津里北原附先塋也是則遺命改之矣（又按）自撰墓志云大歷六年生於新鄭縣東郭宅會昌六年月卒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此墓碑與墓志合故陳直齋謂舊書卒年非也

前進士（按）唐撫言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此三字代及第也

避祖諱

〔按〕文苑英華載公自為墓志高祖志善曾祖温王父鏗先大夫季庾舊書傳作庚其上云北齊五兵尚書建

之仍孫建生土通土通生志善傳云太原人建立功於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下邳今為下邳人此皆不書

其云避祖諱者不可妄揣陳直齋乃以祖名鏗與宏同音所以不應宏詞以釋避諱并以撫言為誤未知其何據似妄斷矣廣韻鏗

在十二庚下戶盲切說文音皇宏在十三耕下戶萌切音相近而細別且禮不諱嫌名也又英華載公祖故鞏縣令白府君行狀

諱鏗也又載公父襄州別駕白府君狀諱季庚字子申則作庚似誤〔又按〕唐撫言云白公試宏詞賦考落登科之人賦皆無聞曰

公之賦傳於天下所謂不捷聲價益振也元微之已云斬白蛇賦傳於京師則是實試宏詞難被黜而賦自傳誦公自為墓志云累

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宏詞不捷自不言耳陳直齋避宏同鏗音之說雖或當有所據然下文祖某考季庚其亦諱祖又何說歟竟

難妄揣或別有意當闕疑

祕省校書

自為墓志云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亦不云試宏詞然撫言節錄白蛇賦句而曰白公之賦傳天下登

科之人賦並無聞則當以考落故不敘而賦自傳誦微之仍敘入撫言當不誤也

五井

〔近刊〕杭州府志以六井為五井似其時金牛井已就湮廢故云

復為舊官

謂重授賓客也公罷府歸舊居詩係重授賓客歸履道宅作

集七十五卷

〔自撰墓誌〕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

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三十首近者專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帖死無請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唐白文公自勒文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實院之經藏

元相為序

北夢瑣言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輓元詩云云泊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

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汪立名曰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微之歿久矣醉吟先生傳所謂如滿為空門友韋楚為山水友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公晚年哭微之詩甚多感悼悽愴如在初沒隙終之語豈不大謬耶按舊書劉禹錫傳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唱和往來居易因集其詩而序之中有余與微之唱和頗多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今垂老復遇夢得云云則晚年詩友自以元逝劉存專言之其後哭夢得詩首云四海齊名白與劉結云應共微之地下遊並無存沒異情之跡何可妄逞浮薄揣誣前哲哉

遂葬其地

謂葬龍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四年以

今修奉墳塋影堂

灩澦

如馬如牛如襍六句李肇國史補有之流作留

幘頭揚子方言絡頭幘頭也幘頭也

王阮亭秦蜀後記劍州東南一里鶴鳴山有李商隱重陽亭記按豈近時人重建歟補重陽亭後

雜記徐刊本作雜著今遵子史精華所引作雜記詳目錄

草一羸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牧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

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字典羸六書正譌俗作驟

廢舉注趣時而發鬻賣之也補增四字

女媧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崩女媧氏代立亦風姓蛇身人首號曰女希

氏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

世紀女媧氏承庖犧制度一號女希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有是為女皇之說淮南

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殺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寓言

聃師竺乾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

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按老子西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

三中華書局聚

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妙老子因其書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左腋而生是以老子後身為佛矣義山乃云明師竺乾種種異說何可究詰哉

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通鑑懿宗咸通元年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

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考異李太尉南行錄咸

通二年九月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曄貶立山尉去冬獲遇惟新之命作解之恩移授郴州尉今已沒於貶所枯骨未歸於

塗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下又引實錄注東觀奏記云令狐綯夢云云即愚前所采者不更錄下又引

實錄注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國太尉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

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絲敏中開發而數本追敘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

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據考異按語竟以敏中為掠美也愚以令狐綯亦畏其精爽非發於

誠心劉鄴事乃足美談詩集卷首已采入此加引焉

佞魘說文魘耗鬼也揚子雲甘泉賦捐夔魘而扶獮狂

讒醜山海經小人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靚之尸

按偶檢佩文韻府一東馮字韻李商隱上河東公啓棠猶念召邾尚思馮按袁宏後漢紀馮魴拜邾令邾賊圍縣舍魴力戰光

武嘉之曰此健令也又窺字韻李商隱啓竊仰洪鈞來窺皎鏡
又豹字韻引李商隱文學殊半豹技愧全牛愚以輯佩文韻府
時必徧徵古籍今此註本既不得在京都見永樂大典復不能
取佩文韻府字字搜尋甚矣老病里居之可歎也志其三字以
鳴歉

懷
趙璘因話錄 舊書憲宗紀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上御通
化門勞遣之賜之犀帶而趙璘以爲玉帶或更賜玉帶乎然裴
相薨時不可合也令狐將薨商
隱已馳至興元或更有斯事歟

李義山詩文集後跋

藏書之厄多矣而兵燹尤甚子孫不能守其祖父之書者有矣而書板尤甚書板而遇兵燹而竟能守而竟免於厄是不可不志謹案玉谿生詩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 先曾王父侍御公譔

乾隆庚子彘行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 先王父

方伯公譔乾隆癸丑彘行數十年來海內翻彘日

衆而原板久藏於家家故在郡城東當咸豐庚申

粵逆陷城寶坻已率家人先避於外凡十一徙始

至滬城先世圖籍幸獲保全以故板得無恙然回

憶爾時風雨泥塗流離狼狽涉江沿海心力摧敝

賊氛既匝地書板又叢疊堆積非取攜閒物蓋惴

惴乎有千鈞一髮之勢而僅得不墜其不墜也可

幸其不墜而不能無闕也亦不幸之幸此豈寶圻之能守先澤以免於厄歟抑亦先曾王父先

王父之靈有以默鑒而陰護之也同治戊辰覓得

初印本於滬上乃於從公之暇先取玉谿樊南二

書板逐一覈對補其闕者若干修其漫漶者若干

既成因志之如此樊南文有歸安錢楞仙司成補

編較此本增二百有三篇從永樂大典及全唐文

錄出箋註精善宜合觀之蘇詩合註篇葉較廣力

有未贍姑俟來茲長曾王父

同治七年大呂之月曾孫男寶圻謹書於上海滬

防軍次

李壽山精文集對題